四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12706 v.06

菽園雜記卷一

國朝典故六之八

太倉陸　文亮撰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糉糕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武大臣
仍從
駕後幸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
上迎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舡砲聲不絕蓋宣德來故事也丙戌歲
砲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內奏放砲
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
上之顧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
聖德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内官持一小扇金黄絹包裹之嘗聞一老将
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
為何物也
嘗聞尚衣縫人云
上近體衣但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
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家挑撻子
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為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福建按察司使沈文敏其母随養時雙目失明延一醫療之云障
翳已重藥不能效乃先業之使不知痛苦以物撥轉眼睛使内
一面向外封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一不見眼睛為兩有有觔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或可撥轉然非削鼻聖手不能也文敏見玄谷為予筆言其
事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欲蓋勞心而不節欲則火動則腎水
日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為勞瘵聞此論出儒門事親書
但此書未之見耳久坐就書者血氣凝滯王生
聞之金齒孫醫士云
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録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讀卷官祭酒博士
給事中修撰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卷受卷彌封官各主
事一人對讀官司丞編修二人搜檢懷挾監門廵綽所鎮撫各
一人禮部提調官尚書二人御賜策題又次恩榮及第云洪武

四年二月十九日送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奉天殿
欽聽宣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恩二十日賜宴于中書
省二十二日國子學謁先聖行釋菜禮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
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名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
賜進士出身俱受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
丞姓名貫籍俱與今式同國初制度簡畧如此今進士登科錄
首錄禮部官奏殿試日期及請讀
卷及執事官員數進士出身等第
聖旨俞允謂之玉音次錄讀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掌卷巡綽印
卷供給各官職名又次錄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內府殿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御奉天殿親試策問翌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錦衣衛設鹵簿于
丹陛丹墀內
上御奉天殿鴻臚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出長安左門
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四日賜宴於禮
部晏畢鴻臚寺習儀五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六日
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七日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
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
朝廷或有事則殿試移他日謂之恩榮次第又次錄進士甲第
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
若千人賜同進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狀最後錄第一甲三

人所對策其家狀式姓名下云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治
某經字某行幾年幾歲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
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
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兄弟某娶某
氏某處鄉試第幾名會試第幾名

北虜南牧貴河之曲
上命彰武伯楊信將兵勦之遂調大同宣府寧夏三鎮精兵各三
千為策應如其軍之數給內庫各衣遣使犒之于於是有寧夏
之役七月二日進內府乙字庫關領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
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
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骨徧野
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頭
顱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盌皆胡僧之教也

陝州道中張茅砆石其地頗險山崩處高數丈道見土中石字繫
索大小不等先儒謂天地開闢之時重濁之氣上湧凝結為山
觀此益信

予使跡所及歷趙秦伊周四王府朝見日皆有宴惟秦王親宴於
承運門殽果品物且豐盛餘皆長史陪宴賓館成禮而已聞秦
王之母太妃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必令王出宴云非惟見
爾敬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朝廷好言好事亦得見聞若在宮中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貴有何益酒殽已具必令人舁入親看如或不佳典膳廚役俱受撻辱王之所以無失禮賓客者由太妃之賢也

各鎮戍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榲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蜜製之歲為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府軍餘善蹴鞠

宣廟愛而閹之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　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吾常熟之民者其為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殿宇且瑩然明徹蓋即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琢為盤盂煑肉貯其中抄匀皆有鹽味用之年久則　漸銷薄其州靈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風後有方石池中刻波浪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觀此二物知古之宰相富貴如此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壓可見云唐舉子以此占官其後凡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往往有驗云

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

讀兵書此焚書坑詩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誦之坑在驪山下
即坑儒谷是也
正統己巳
車駕蒙塵虜勢益熾群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衆囁嚅
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然之適兵書于謙
欲斬倡南遷之議者衆心遂決
景泰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
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英英所言者謂
今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珵後改名有貞聞之參政余公子
俊云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趾志書以爲范文正公守
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
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
之故云
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即唐之華清宮也山上有玉女祠即其
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富麗今惟此池存焉上覆屋數楹
四周甃以甃石其水寒煖適調清澈可見絲髮湯泉若句容宜
府遵化等處亦有之其進勝宜莫如此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爲男女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陜西驛站有打乾之名蓋使客所過日行數驛多不支廩給以銀行其直猶京師云乾禮也

居庸關外抵宣府驛遞官皆百戶爲之陜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然居庸以北水井菓蔌菜皆多環縣之北皆鹹地其水味苦飲之腹不實甚至伶利驛官於冬月取雪實窖中化水以供上官尋常使客罕能得也

巨跡之說如蘇子麒麟蛟龍之喩固足以破群疑矣以予言之先儒之疑未能以意逆志者也傳云姜嫄高辛氏之妃謂之妃有夫之稱也蓋姜嫄之祀郊禖當在有家之後非謂爲處子時也使爲處子無人道之感感巨跡而生蹟是誠怪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况未嫁而求子是乃淫濫無恥之女使姜嫄有此詩人宜爲之諱安有形之歌詠以告於神明哉令人致疑於有無之間止況於無人道而有子一句耳後世使臣叙帝王之生往往附會立異多神其事如漢高母與龍遇之類未必非巨迹有以啓之也姜嫄廟在邠州道中因過此而評之

陳僖敏公鎰爲都御史巡撫陜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數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髯呼爲鬍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代遷道借留者數千人衛路至不能行公諭以當復來使稍稍散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父母及

身有疾者發願為公舁轎則不事醫藥所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公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得其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為宜然民虽陽畏而陰貿怨之且舁滌相仍　事日棘非復昔時之氣　也故善論公者以為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陝西司都指揮整幼黨結類惡少為義兄第一人受挫則共撲復仇整嘗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不力被脫去乃執其與飲劉棊於官究整所在劉曰非整之罪實棊殺之也衆証為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乃論死後得末減發充遼東三萬衛軍整德之毋歲供其軍實時整有老毋故劉誣代之古之俠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玉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事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
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言讜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徽字尚文南京人士類素薄其為人及聞此舉乃信古人之取跡殆有以也丙戌歲予以槁飾寧夏寧州聞判官李某數中人延入茶語問及此事李云始講於王淵志默志默恐同寮有勸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為盟奏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尚文以備采取若為首則六科

以次排定不容退避盖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舉徽擅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着之

陜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数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滻水從東入西出環甃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爲平城迤邐井口使民得以汲此永世之利也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陜西境内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既不能毁而又奏請重修之遂非甚矣况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弊也

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内常用之然未見所出巧引韓退之羅隱昭角字以爲與今乖覺意正相及盖養詞不虔官府公文間用及言時語不必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謂乖即古之所謂黠黠豈美德誤韻書訓乖云戾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好與又相約諜君劾姦死難稍計利害別避而遠之以自全反謂不遠者爲痴此正所謂乖覺耳今以警悟爲有幹釋之盖誤以乖爲美而不究其非耳不然則士之循理守正之士豈皆不警悟無局幹者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内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盖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悞對耳天順庚

辰曹欽及捕逮其黨甚急寧波馬益損之一星士馮一譙之就
逮并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
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慶陽西北行二百五十里為環縣縣之城北枕山麓周圍三里許
編民餘百戶而城居者僅數十家戍客僦屋閭巷不能容至假
學宫居之其土沙瘠其水味苦乍飲之病脾泄出趙大夫溝者
味甘然去城十餘里歲祀先師則取釀酒不可以給日用也驛
廩稍供稻米蓋買諸慶陽粟一斗得稻米一升薪木則買諸開
城開城亦小邑去環八十里地有美薪其餘可知矣其古蹟則
靈武臺在焉唐肅宗以太子即位其處城之南有唐時木波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道等城遺址尚存居數日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
咸謹朴而篤信使之折義理皆頗能之與談古今及它文事類
莫能知嘗與索韻書徧城中不可得蓋其地僻陋無賢師友校
官來師者各以所遇經挍弟子或不久去則貿貿焉無能成其
終者無惑乎北方人才之難也

廵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郡寧州縣督民種樹於道民
頗怨之廵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惜
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我豈無衣食計
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郡寧慶陽皆古豳
地七月之詩言蠶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項公蓋飾

非耳不然是未嘗讀盡詩也

莊浪參將趙妥兒士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妥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為之備以是守邊有年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翻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豎笠諱狼藉以榔槌為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為謝惟喜此皆俚俗可笑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陝人有召詩僊者箕動問其僊書一兒字又問既是兒如何不求托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愁人皆勸我歸塵世只恐為人不到頭書畢請晉名復書一兒字而去予謂此鬼不妄託神仙之名可謂奇矣然知鬼之不可復為人其亦黠矣哉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名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

愛物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
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制(致)豈
在曆數欽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虜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
而寬仁不及賢文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
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
太宗之誠慤法三代之税歛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
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恥不
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
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私之名曰御寶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

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
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
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重而不知仁義之爲
大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
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
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
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也又言
方今力役繁難户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田糧雖實而
民窮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
服所謂徒法也嘗考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内多慾而外施

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
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
士廣積錢財征伐之功無虚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
治也又言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
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此妄立罪民不分臧否
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名類之中於茲見陛
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
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於滅絕種
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
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主之利賞
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
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
乃賞賜無節不可數計矣厚歛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
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其餘
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
心不知為山東某州縣人後仕某官問之山東仕於朝者皆不
知也無守官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景
泰甲戌進士薊州錢源其先崑山人嘗以公差過崑訪求其祖
英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波通里檢家藏前人墓誌得洪武十
一年邑人盧熊所為錢瑞妻章氏墓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

之後而封表之於是知葬埋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葬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孝之一端也源本沙頭柳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爲其後後成薊州郁今爲醫官錢氏則已絕矣

歷科程文之出人必指其辭理之隙而議之此雖出於失意者怨訕之口然往往多中其病間亦有舍其所可議而議其所不足討者如天順丁丑會試錄詩經思文義是已蓋大王之肇基王迹以其有翦商之漸王季之勤勞王家以其積功累仁而爲興周之地也王季繼世於後固不可以肇基言大王創業於前則近經營謀度如緜詩所云者莫非勤家之事舉而加之亦何不可此其所不當議而議者若夫古人之祭也七日戒三日齊卜日卜士卜牲之致其謹省牲省器省鑊之致其精蓋必先主乎所祭之神而後備所祭之物初非取其臨時若今里巷巫祝信口請召之爲也况尊祖配天又非旦若他祭而已今日陶匏既具藁桔既陳斯時也欲尊太王以配天太王不過勤勞王家而已欲尊文王以配天文王已有明堂之祀矣言此以見尊稷配天之由蓄如是是周人齋戒之時尚未擬所配之祖直於臨祭之時商確較量其功德而始配以稷也是何禮乎且周人禘嚳而郊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著於祭法蓋不易之論也假錄太王肇基之功使文王無明堂之祭將舍后稷而躋之以配天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此言者悖聖人制禮之意拂先生遵祖之誠非但辭理之疵而已苟有識者黜其文以變其習可也既登其名而又錄其文好尚何如哉藻鑒何如哉是宜經學之不明而明經之士之不多得也彼議者見不出此而規規於勤家舉跡之辦其何以服主司之心哉記之以俟說詩者采焉

天順庚辰會試錄論語義事必有義一句是大病人皆忽之蓋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義不在事在吾處事之心故書云以義制事朱子亦以心之制事之宜釋義字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事之善者必合乎宜其不善者何宜之有若云事必有義則為姦為盜亦義乎此正義外之說若於事上添一處字則無病矣閒此文筆削於柯內翰潛云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腳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個梳做盤龍髻小個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平樹之嘗以問于予思之翌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菽園雜記卷一

菽園雜記卷二　國朝典故七十四

太倉陸文亮撰

家藏唐律疏義三冊遺脫殆半蓋元季所刻書有泰定四年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贇序而眉山劉友慶唐律纂例序北山貫治子唐律釋文序集賢學士趙孟頫東郊郡君釋刑統賦序附為長孫無忌等律疏表一通舜義弘傳錄之以為讀律之助臣無忌等言臣聞三才既分法星著於玄象六位斯列習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菽園雜記卷一

菽園雜記卷二　國朝典故七十四

太倉陸文亮撰

家藏唐律疏義三冊遺脫殆半蓋元季所刻書有泰定四年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贇序而眉山劉友慶唐律纂例序北山貫治子唐律釋文序集賢學士趙孟頫東郊郗君釋刑統賦序附焉長孫無忌等律疏表一通舜義弘傳録之以爲讀律之助臣無忌等言臣聞三才既分法星著於玄象六位斯列習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彰於易經故知出震乘時開物成務莫不作訓以臨函夏垂教
以牧黎元昔周后登極品侯闡其茂範虞帝納麓皋陶創其彝
章大夫之述三言金象騰其高軌安衆之陳九濁玉牒播其弘
規前哲比之以隄防往賢譬之以銜勒輕重失序則繁之以存
亡寬猛乖方則階之以得喪泣辜鎮罰天命所以會昌斮脛剖
心獨夫於是釁覆三族之利設禍起於望夷五虐之制興師亡
於涿鹿齊景綱峻時英有傭貴之談周幽獄繁詩人致苑柳之
刺所以當塗撫運樂平除慘酷之刑金行提象鎮南制煩苛之
法而體國經野御辯登樞莫不崇寬簡以弘風樹仁惠以裁化
景運以之碩茂寶祚於是克崇徽猷列於緗圖鴻名勒於清史

暨炎靈委御人物道銷霧翳三光塵驚九服秋卿司於邦典高
下在心獄吏傳於爰書出沒由已內史溺灰然而被寵丞相見
贖背而行賕戮逮棄灰誅及偶語長平痛積寃之氣司　切庾
死之魂遂使玉樓之群事逾地軸十角之旅航入天田圖步於
是艱難刑政於焉弛紊殷憂俟來蘇之后多難佇撥亂之君大
唐握乾符以應期得天統而御歷誅阪泉之巨猾勦丹浦之凶
渠掃旬始而靜天綱廓妖氛而清地紀朱旗乃舉東域高滅楚
之功黃鉞載麾西土建翦商之業總六合而光宅包四大以凝
旒異域於是來庭殊方所以受職航少海以朝絳闕梯崑山以
謁紫宸推髻之酋加之以文冕簪髮之長寵之以徽章王會之

所不書塗山之所奠紀歌九功以協金奏運七政以齊玉衡律
增甲巳之科以正澆俗禮崇升降之制以極頹風蕩蕩巍巍信
無得而稱也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纂業則天臨人覆載並於乾
坤照臨運於日月坐青蒲而化光四表負丹扆而德被九圍日
旰忘餐心存於哀矜宵分不寐志在於明威一夫向隅而責躬
萬方有犯而罪己仍慮三群攸斁八刑尚密平反之吏從寛而
失情次骨之人氣智而陷網刑靡定法律無正條徽纆妄施手
足安措乃制大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
忌等撫金匱之故事出石室之遺書指被凝脂斂茲簡要網羅
訓誥研覈丘墳撰律疏三千卷筆削已了寔三典之隱括信百
代之準繩銘之景鍾將二儀而並久布之象魏與七曜而長懸
庶一面之祝遂超於殷簡十失之歎永弭於漢圖謹詣朝堂奉
表以聞臣無忌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
日進

天順初有歐御史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俱黜者或
以賄免吾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常誦一被黜生詩篇末云
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
率鳴訴于巡撫李公秉公不為理未幾李德代順德崔公恭繼
之諸生復往訴公二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有中
鄉試者有登進士第者二公一以鎮靜為務一以伸理為心似

皆有見若其就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天順三年南直隷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縣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充軍于家時為里正亦在遣中將欲伸寃於巡撫公聞太倉查用純閑習吏學與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須
勅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崑城高以平氏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言質之高云此非有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讞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才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寃枉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衆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為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為民諺云事要好問三老信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為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蹋斗癸未之魁筆定入手貼於座壁亡何失去時陸冊儀寓友人温東中家出以為戲予為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日昨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為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冊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崑山顧仲英一名阿瑛號金粟道人自題其小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鞵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觀此詩其風致可槩見矣予嘗得其石刻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
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
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
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
今何在白骨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晏昌元
啓作
正統間某部侍郎王祐厶厶人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
鬚善伺候顏色振甚眷之一日振問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祐
對云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此語真宜一笑也
新舉人朝見着青衫不着襴衫者聞始之
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着襴衫蓋
國學自有規也
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為擇
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
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尹刺史皆
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用下寮
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廟初建
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
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
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罷職不叙

舊習舉業時嘗作詩說質疑一冊近已焚去存其有關大義者一云云羊裘三章朱氏云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以苟得而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阿諛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得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其所以為邦之美士也如此說未為不可但詳味語意重在首章邦之司直邦之彥皆賛美之辭耳彤三章輔氏云大抵此詩云云疑此說非是蓋載與寀是臧之之是喜與好是貺之之心右與醻是饗之之節耳當重在首章六月有嚴有翼謝氏云為將必嚴云云軍士不整疑此說非是嚴敬二字相因豈可分屬將帥甫田二章朱氏曰齋明犧羊禮之盛也云云祈年之祭言之疑此說非是此章上下五句各以韻相叶而互見其義耳非必報成之祭無樂以達和祈年之祭無禮以備物也思文無此疆爾界朱氏趴義以此句專指來牟蟲非作詩者本意此句文義正恐魯頌之無小無大書之無偏無黨皆是形容其文耳臣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先儒說此一句太支離愈致窒礙惟劉須溪未有所言一句得之玄鳥山頌多宗廟樂歌與風雅不同故其分節以音韻而不以義理如天命玄鳥至正域彼四方以商　湯方韻為一節若義理則在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處斷分屬商之先後一段者以韻音之協也商之先後受命不殆正應上文天命帝命今讀書者

多不解此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生則謾讀合語句熟則疾讀貪通數擧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巳熟切忌背誦旣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撝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蜕輕白如鵞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旣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

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舅公者手太指甲中紅觔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惧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蟄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舡水波震蕩衛戲語坐客曰吾家赤龍將欲去耶乃出手舡窻外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觔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潜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婦人覺有娠男即不宜與接若不禁主半產盖女與男接欲動情勝亦必有所泄而子宮又闕固多致半產牛馬之類受胎後牡者近身則踼之謂之護胎所以無半產者今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產寶論及婦人科書俱無此論可謂擴前人所未發矣吾聞之戴考功景元盖必有所本云

文移中字有曰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悞用而未能正者姑擧一

二而查字音義與揸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
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冊有索取之意票與標同本訓意
挨今以為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為巡綽盔本盂也今以明鐵
胄鍪本鉦也今以為訓傷又如閘朝閘辦程課其義皆未曉其
亦始於方言也價直為價直足數為足勾幹運為空運此類尤多甚
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
不順也謂以巽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已自胡書入
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又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
圜科非知書學者

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
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於坐客云此等秀才皆
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
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
十二三耳士大夫無負國家負天下國家負士大夫多矣此便
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疏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
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
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此吾所親

聞也適僧人談及此翁平生因記憶之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雖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于蓬萊住海東惟有儒門真實事眼前无日不春風見中國人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嚥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著寒見南人夏著布袴者以為非恐凉外腎也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喜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多從之游嘗語人曰為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為子須孝為臣須忠之類是也淮雲寺僧惟寅能講解儒書嘗語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無跡者不能傳後如琴奕皆為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亦有見之言其徒嘗誦之有詰之者曰為人而去其人倫謂之不壞大題目可乎為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跡可乎其徒不能答

惡瘡初覺時宜汗之然後用托裏敗毒之藥調治然此藥多寒凉又須斟酌無令損元氣可也世有病瘡者服凉劑過多瘡雖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胃氣已傷卒成腹心之疾
右諸器物異名贔屭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蚴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徙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鍾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蟂蜍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惟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狻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鋪首非也蚣蝮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蚴其刑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於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傳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駟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經經原缺第十四十五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全得見其全書歟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入以漢為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為縣凡封侯視功大小為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偽為之耳

談星命者以十二宮值十二曜立說論人行年休咎十二曜宋濳
溪嘗辨之而十二宮亦有可以破愚昧者三代之時人授五畝
之宅百畝之田非若後世富連阡陌貧無立錐其時田宅未聞
餘羡也男則稼穡女則桑麻以衣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務本者不至乎貧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時財帛蓋無不足
者子事其父弟事其兄少事其長如僕隷官府有之民庶家非
敢畜也天子諸公侯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妃嬪妻妾各有定
制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各有
其鄭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無容異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
鄉其時廷移之議何自而興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七十致
仕出身遷速官職崇卑之說何自而起蓋後世上無道揆下無
法守於是小道邪說以作雖有聰明才智之士不能不為之所
惑則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篤而循物移易也
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籍子
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為奏請大率
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充淨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
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
輩惟軍前奄入内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
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為
朝廷法禁太寛故傷殘肢體習以成風如此欲潛消此風莫若於

遇赦之曰不必發遣種菜悉奏髡為僧勿蓄髮終身禁錮之則此風自息惜乎人惜傷其類莫敢言也

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舂臼以蓄之名冬舂米嘗擬聞春農務將興不暇為此及冬預為之聞老農云不特為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舂者多碎而為粞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舂之

韓文公送浮屠文暢師序理到之言也髡緇氏乃以不識浮圖字義譏之此可見文公高處蓋是平生不看佛書然耳若稱沙門比丘之類則墮其窠臼中矣後人註身毒國云即今浮圖國是也又如世俗信浮屠言訪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之類皆襲之而作古者韓公也

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有所不可也且如娶婦三月然後廟見及見舅姑此禮必是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民庶之家大率為養而娶況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如何待得三月又如內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共湢浴猶為可行若鑿井一事在北方最為不易今山東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鑿井民家甚至令婦女沿河擔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車載井繳出數里汲井無力者以器積雪水為食耳亦何嘗得羸餘水以沓以此類推之意者古之大抵言其禮義如此耳未必一一能行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京師有李實者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蹟湖湘間有湘妃竹班痕點　云是舜妃灑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哥麥其穟無芒熟時道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毋炒熟麥令其播種天祐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若二一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度也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者以船為襟紐竊意明皇或在舡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必鑿說也唐人常袞士郊居詩云門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萬條寒玉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固刻板者誤之耳不思之甚也張繼楓橋夜泊詩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一本作江楓漁火尤佳但不知繼自改定定於他人耳

崑山呂寅獻建昌推官寅伯之弟家貧受徒為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戶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礼礼畢輙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不奥也可謂篤學君子也

陶浩字巨源太倉名醫讀書有識景泰間崑學教諭嚴先生欲妻病子時為庠生遣迎巨源治之嚴杭人適其鄉人兵書于公加

少保官其子爲千戸嚴極口譽之巨源從容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嚴爲默然巨源之識可想矣

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浙江鄉試策問及之而終無決斷蓋見之不明也凡在内府出入者貴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内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銅牌匠人木牌内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爲榮美之飾則
朝廷待兩京爲一体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此榮美之邪況古者金魚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沈質文卿福建按察司副使文敏之兄居太倉家甚貧以受徒爲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味其意蓋欲其教子讀書勿爲此也視世上如今半似君之句頗爲優柔矣

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爲人名相如陶淵明慕諸葛亮名元亮范希文慕王通名仲淹宋景濂慕周茂叔名濂司馬文淨於行與藺不倫陶之不仕宋有隆中抱膝風槩恃未見其施爲如何耳文正公道德功名於文中子無愧景濂資禀甚高讀書過目終身不忘苟用心於正學其造周子之地不難也然徒公文詞且

旁覽佛書以夸多於時深可惜也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與史姜某体肥嘗戲張云二三十歲小先生倬應云四五百斤肥與史有與僧會者嘗對客云佛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已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京時於一舖額見之遂語兵部同寮以為無意味再詳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為然衆乃服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故元名分不明之舊習也國初有禁

鎖鑰云者以其形如蓊耳金鎖有圖身者古制也方身鎖近世所為唐人云銀鑰郤收金鎖合誤以開鎖具為鑰開鑰具自名鎖匙非云鎖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01207?7 v.07

菽園雜記卷第二

菽園雜記卷三　　國朝典故七十五

大倉陸文亮撰

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六部爲尚書省之屬曹

本朝六部爲六尚書之公署唐以爲省名今以爲官名爲不同耳唐尚書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郎分理庶務署覆文案則有主事今之六部即尚書一省之官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菽園雜記卷第二

菽園雜記卷三　　國朝典故七十五

太倉陸文亮撰

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六部為尚書省之屬曹

本朝六部為六尚書之公署唐以為省名今以為官名為不同耳唐尚書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毎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毎司各有郎中員外郎分理庶務署覆文案則有主事今之六部即尚書一省之官戶

刑二部屬官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侍郎有中
書舍人通事舍人官屬頗多今革中書舍人而已唐門下省
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屬給事中分六
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屬其有三院臺院侍
御史隷焉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察院監察御史隷焉今改御
史臺爲都察院革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分道理事
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院集賢院弘文舘今皆革
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減省有唐不能悉數好議者輙謂
本朝官制冗濫其亦未之考耶
國初欲建都鳳陽其城池九門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弟
右曰前右甲弟北之東曰北左甲弟西曰後右甲弟正東曰獨
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曰塗山後定爲金陵乃設中
都留守司於此金陵本六朝所都
本朝拓其舊址而大之東盡鍾山之麓城池周廻九十六里立門
十三南曰正南陽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
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
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
控江周廻一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
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大馴象曰大安
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永樂十七年改北

平為北京十九年营建宮殿專拓其故城規制周廻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城北曰西直然其時尚稱行在正統七年諸司題署始去行在字舊都諸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兩京之制於是定矣

崑山本古婁縣梁大同初改今名在今松江府華亭縣界晉陸氏兄弟機云生其下皆有文學時人比之崑山片玉故名唐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地立華亭縣崑山始分屬焉松江九峯之一崑山縣治北之山自名馬鞍縣志引劉澄之揚州記甚明或有稱玉峯者蓋擬之耳然崑山之神載在祀典其祠舊在馬鞍山東偏又似以馬鞍為崑山者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此言聞之鳳陽尹杜長云於此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偏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事奏不得至

御前者識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知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

祖宗之法蓋蕩然矣

南京各部皁隷俱帶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選卒常陰伺諸司失得禮部皁隷嘗晝寢兵部夜無邏警皆被選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欽亭者

仁廟爲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欽選故云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寶舡四十八艘齎奉詔旨賞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舡出海所歷諸蕃地面曰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羅國曰假馬里丁曰交闌山曰爪哇國曰舊港曰重迦羅曰吉里地悶曰滿剌加國曰麻逸凍曰彭坑曰東西竺曰龍牙加貌曰九洲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荅剌曰花面王曰龍牙犀角曰翠蘭嶼曰錫蘭山曰溜山洋曰大葛闌曰阿枝國曰榜葛剌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周曰𣖛剌曰佐法兒國曰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渤泥國曰蘇祿國至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諸蕃風俗土産詳見太倉費信所上星槎勝覧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謫廣東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黄編修仲昭莊檢討昶皆上疏論元夕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黄謫知湘潭莊謫註揚州判官李公殁後淳安商公復入閣

言於
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寺
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人有爲詩悼
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上已復官蓋章黃莊
三人之謫實出
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
復者此皆是至是著始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者亦間有
之實出
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

爲民害者悉破籍其産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之怨皆一
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帡幪有告訐者
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
能上達公從容與之曰胡卿
勅書令其袪除民害我
勅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託不同温顏遣之人服其量
嘗有人臨刑以三復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如何云已昏
然無所知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
其傍少刻報志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所見面縛者其身也

觀此則倍落覡之說信有之矣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國子監生濟陽高賢
寧適在城下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
寧被執云此則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
學校棄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
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棄才於
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文皇保天下之氣象而得之矣此事聞之濟陽安監生云
吳下有等鄉村小夫語言應對全不務實問其里居如安寧曰安

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
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
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
有隨侍營門三千之支分也亦有坐營等官以統之神機營永
樂中征交阯得其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
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營者永樂中得都
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即此今有坐營把司官統
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
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神威揚威曰
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神威曰揚威曰

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每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
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
在京各衛拜在外各都司所屬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分
爲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故有神主之
始有祠事感於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
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
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
皇祖尚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城
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

溪茜涇則曰茜溪石浦則曰石川芝塘則曰芝川畧塘則曰畧
溪塗松則曰松溪但取新美不知失其義理蓋亭乃漢制鄉都
之名如華亭兎亭望亭皆有名塘浦乃吳中水道之名川與溪
則水去兩山之間大而駛者如蜀之東西川鉞之則溪婺之簡
溪湖之茗霅等矣蘇松之地平曈千里塘浦泣港經緯其間通
潮處其水以時長落無處潮其水平漫如常與彼異矣必矣以
川溪名之亦未知不可但亭與塘浦其名傳自古昔非朝歌勝
母之可憎栢人彭忘之可忌不知何爲於此輩而必欲更之邪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其流弊頗有鄙陋可笑者然
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盌不許菜第二盌總以菜助之名曰

齋打底饌品好買猪雜臟名曰狗靜坐以其無骨可遺也勸酒菓品以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時菓一品可食名曰子孫菓盒献神牲品貸於食店献畢還之名曰人沒分鄙儉至此鄙陋極矣學生讀人各獨坐一木榻不許連長凳恐其瞌也名曰沒得瞌此法可取

皇帝立國繼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代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亡暴強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於既献泰成乃降專惠輕遠方登于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曰作流血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仍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口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畧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期於久遠也始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巨刻詔書金石刻固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泰有天下未久其文章多不傳此碑詞意簡古亦足以觀一代之制故録之若其書法前人論之詳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千百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也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廬陵孫先生鼎篤信力行之士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政事足以儀表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揷花掛紅皷樂導送時

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云

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礼花紅皷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門前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小說記載多朝貴及名公之事大抵好事者得之傳聞未必皆實如以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句為歐公者後世娶妻妹輙據以為口實嘗考公年譜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娶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雅之女三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奎之女行狀墓誌皆同是知此說好事者為之也此猶未為害事若某詩話記司馬温公私狎營妓踰垣而去因以驚回一枕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之句戲之其為汚衊名德甚矣蓋温公固不為此判公端人追之戲之恐亦非其所肯為也闕而不信為宜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娣從左傳云姪從其姑是已今人稱弟兄之子為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侯云古姪與母子孰親始見於此然猶稱武姪之子為姪對

姑兩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之則可若施之文章不若姪稱從子侄子之類為愈也

歐陽公言餕餡之謬最為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買直之直作植捨刀之捨作搶棨卓作棨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唐制尚書省其屬有六尚書即今六部是已故唐人結銜云尚書某部某官某稱尚書者省名也本朝六尚書乃六部官名六部之屬曰某清吏司各有郎中主之員外郎主事為佐今人書銜往往蹈襲右侍稱尚書某部某官者不講時制而專尚虛夸故也大抵古人結銜多實今人多夸如唐宋人於本銜之外書賜紫金魚袋或食實若干之類蓋其常得服用者近時京官使外國攝盛服而行者終身書賜一品服輩與脩一統志者則書國志總裁前任南京國子見祭酒後任在南京祭酒則曰兩京國子祭酒有嘗為美官而外補左遷章職者猶書前某官蓋眷戀未能舍也此雖細事亦足以觀人品矣

自三代而下縉紳介冑列為二途者久矣然綜理綱維其事武士未之能專也故歷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資之才近代若安撫安撫司元之行省皆總之郡名民之政

國朝建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府高六部尚書一階在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縣亦然然什五之兵官軍之食用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扇進來良家女倩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岳李方駄畫蒲萄嘗作畫蒲萄之說近於宣府李士常家見其自
畫一通筆畫清勁不俗其言蒲萄本中國名果蓋自上古神農
九種功力為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
經見而博望二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此說可見又
云其幹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
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
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才謂果中之藥分
才用似未穩屈伸以時人亦難曉蓋京師種蒲萄者冬則盤屈
其餘而庋覆之春則發其庋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于
庭或種于園所種不多故為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
深山大谷中徧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此正一隅之說不足以
通天下者也使其不用此句亦何損於蒲萄之德耶

菽園雜記卷五　　國朝典故六十七

太倉陸文亮撰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衛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充之勳
臣非有重望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將軍非國戚者
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孫安始一修固城
隍繕完兵器之財皆自府州縣而出豈可判而為二哉故國初
委任權力重武武臣事無不立兵威日久無用武事則其勢自

有不可行者矣今天下兵政不立兵威不振坐此也使其當國
者爲後之計每都司衛所正官俱設文職一員佐貳仍用武職
除民事不預凡軍中事宜與布政使司及府州官會同行事庶
乎其可也然律令有變亂成法之戒誰得而議之
當塗民邵某業合市事母孝母病瞽久矣備歸必買市食以奉母
母愛之一日邵出其妻得蠐螬蟲數枚炙以奉姑紿云所覯佳
餽也姑食而美乃畱二二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
目忽開明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爾明天
使婦醫我也邵乃畱之終身聞之美文選孟震云與喬時盛彥章相親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爲火計史妻有美姿有心圖之常同商
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爲配許之
居數年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蟇避水上階其子
戲以杖抵之落水後夫與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故乃
知後夫圖之也翌日後夫出即殺二子走訴於朝
高皇賞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傳奇者爲作蝦蟇傳以揚
其善今不傳
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猪婆龍者搜抉其下而然適朝廷訪
求其故人以猪與國姓同音諱之乃嫁禍於黿上以黿與元同
音益惡之與是不令捕黿者大江中黿無大小索捕殆盡老黿
逃捕者不上灘淺則以死猪爲餌釣之衆力掣不能起有老漁

云此蓋四足把土石為力耳當以甕穿底貫釣緡下甕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

豬婆龍亦四足長尾有鱗甲疑即鼉也未知是否闇黿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惡矣搜抉江岸非其罪也

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一邊就禍及無辜如此則朋黨獄與之時人之死於邊就者可勝言哉

南京國子祭酒陳先生敬宗師道作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凡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議矩甚嚴雖

朝廷之上不能過也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置宴宴或以家伎作樂談笑竟晒未嘗一日之常以梅指掐中指自持翌旦視其指甲痕猶在蓋孔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至今南京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先生為稱云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永樂間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刪立自為一書欵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

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五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門自炫有少年眷之因與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其家匿之牀下五夜後其夫入直行不二

三步復還以覆其妻擁塞得所而去少年聞之既與押且問云汝夫愛汝若是乎婦言其夫平昔恩愛之詳明發別去復以暮期及期少年挾利刃以入一接後絕婦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報其夫婦乃擁拾素有讐者一二訟於官一人不勝鍛鍊鄉自誣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狀罪云吾見其夫恩愛若是而此婦負之事以殺之法司具狀上請
上云能殺不義此義人也遂赦

高皇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為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得問其姓氏而去翌旦語朝臣張士誠云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蘇州一老婦深感其恩何京師千萬人無此一婦也洪武二十四年後填實京師多起取蘇松人者以此

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慎宜重蓋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
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旦詒笑於人而已嘗記初登第後聞數同年談論都御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犯同年李釗云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為此矣衆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有云子孫做皇帝時守正律與大誥並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

犯人淩遲全家處死為之毛骨竦然此議事以制聖人不能不
為學古入官者告也此
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徧觀而傳識也
高皇一日遣小内使至翰林者何人在院時危素大朴當直對内使
云老臣危素内使復命高皇默然翌日傳旨令素余闕廟燒香
蓋余危皆元臣余為元死節蓋儆其自稱老臣巳故愧之余公
字廷心所著有青陽文集廟在安慶府有司春秋致祭
南京國子監日有鵃鶔於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悪之令監生能
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趴弛之事多得放假人自為鵃鶔公以
識之其後劉先生俊為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
為鵃鶔公之對
予嘗題墨竹為章或云草以歳為枯帶竹耐久不彫草何足以當
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叙山之草木每以竹為草屬始
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
地間一種此説亦奇然山海經記事之書其最古者古人自有
見也
孟子鑽穴隙相窺穴而瓏切今又皆讀作胡决切非也穴字相
似而誤耳此説聞之崑山陳孟東云
洪武中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劉伯温汪
廣洋皆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永樂中惟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孝為少師洪熙宣德間大臣為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
夏忠靖公原吉黃中宣公福黃文簡公淮數人而已正統中為
三孤者内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
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
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
事府詹事等官公孤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内尚書每部二員侍
郎三四員都御史員數人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
矣故當時謠曰滿朝陞保傅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
穿魚

景泰間南京夌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無婦人空轎也其家疑為

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鞫之衆証云婦已登轎矣法司
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
吾入冢時日已昏然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
中耳古人有烟粉靈怪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皆妄也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不檢朋
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曰先置一物於閣翌日持以為信則衆設
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
衛而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方上梁坐生大呼投瓦礫
擊之鬼出牖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去
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釀飲之明

日率家僮拙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
寮矣孫司務譓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王其女出嫁中
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須臾不見里人訛言鬼神
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知
為某村某家女被風括去叩其宮〔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風聲霍
霍宅無所見身愈上風愈急体顫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
送歸乃復成婚

與之盡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盡無角若大豕似矣
牛羊有角未嘗無盡也角當作角謂鳥味譌為角耳蓋以鳥獸
與之角則無鳥之味鳥傳之翼則無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
盡不專以獸言此說有理但考之韻書角無釋鳥味義不知何
所據也

古今詩人多以餅似矣若似亦未穩大抵餅之製不一知今之蒸
餅燒餅似矣若湯餅𩞄餅則又不類蓋麪可爲餅而食之通名
非獨圓者可名餅也

成化壬辰歲陝西隴州雨雹大者如牛馬頭次如盌小者如鵞卵
人與牛羊馬驢破打死甚多禾〔木〕苗盡壞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質之官知
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
之面宜令後子收葬松庭叔父傳道其事云

菽園雜記卷三

督府都指揮等官皆有主名矣居無幾何寢而不行或云李文達公之力也此事一行

朝廷爵賞糜費固不可言而沿途軍民勞苦損費亦何紀極况異時引惹邊釁又未可知使此事果自李公而止正所謂仁人之言也

諸司官

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爲應辭其來遠矣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

隍廟內屛祛閑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以水浸之泥在其中壁上却畫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新惜乎今人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爲衣冠之象甚者又爲夫人以配之習之難變愚之難曉遂使

皇明祖訓訖之空言可罪也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臘僊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順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特旨遣使臣下早西洋曰洽列地面曰撒馬兒罕地面曰哈失哈兒地面曰阿速地面曰土魯番地面曰乩加思蘭處各正副使一員皆外夷人仕中朝者或大通事或都口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臺頭營山海等處永平寨太平寨青山營蛾眉山營遵化滦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花鎮紫荊關倒馬關凡一十四處各有守備內官武官稱是天武官分布要害遇有驚急各任其責內官之設特眉目而已今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許況內官原無祿食太平之時曰貴頗豈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御侮不賴將目彼亦無能為也或犯吏議朝廷又多原之軍力之疲弊軍政之不修有由然矣

朝廷盛礼慶成宴其一也而礼官多因時遷就不協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秦和楊導叔簡為尚寶卿有已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始書葉文莊公有慶成之宴非所以酧講讀之勞崇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殚劾之能念駿奔也而果格之設庚於告示亦愚弄賢士矣瞻定之計形於本宣非遵礼勢要乎以經筵為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寮務況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為近侍之列則尚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五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之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承列於銀臺棘寺之亜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右豈有

司倉卒所政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得朝廷莫如
爵之訓理有緣人情起者豈有恃君子無所爭而爲云云叔蘭
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庶幾容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安
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群屬雛
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
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
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
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者宋祖受用禪
仁義韓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
耻其不驗潛絞殺之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
安王公後爲上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賚積蓄頗多宜藉以
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爲得宜

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
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卻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
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談文詩亦須慎之不然忌者謗議交作矣
予初不爲然後任兵部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
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詞之謂誣而寢且一歲得連遷予
於是始信徐翁之言爲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

害也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礼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官入內
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
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
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
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
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永樂年
間差內官到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
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
路遇內官反廻避之且稱呼老爹矣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
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校已如吳語
黃王不辨北人皆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
人以步為布以謝為卸以鄭為正以道為到皆謬也河南人以
河南為喝南以妻弟為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為烏以陸為
路以閣為果無入聲韻入聲內以以緝為妻以葉為夜甲為賈
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為屯以聰為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
川人以情為秦以姓為信無情字韻歙陸婺三郡人以蘭為郎
以星為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為庫山東人為趨
陝西人為氣南京人為可去聲湖廣人為處此外入山西人以

生為對以青為妻陜西人以監為年以吹為集台温人以張為
敵為漿搶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蓋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
明特達審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頒
于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曆者各布政司所自印者
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布政司送曆于內閣若備司大臣者
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為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
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為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其
所得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家多無曆可觀豈但山中
無曆寒盡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此于何年今不可革矣

南京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
敢出喪者餘皆不禁大明門前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
不許昇入嘗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關西買棺關東已而不
得過乃從北上門過統官墻而至其家亦有大壽襯上京知有
禁寄門外而止人以為笑古人入國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
無禁以為禁者軍衛索賂之術也如仕遼東故者迎柩必由山
海城入仕陜西故者迎柩必由潼關城入仕口外故者必由居
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矣
府軍前衛幼軍年六十驗有老疾者兵部引至
御前奏過踈放京營隨操軍職避事逃者常隊官具奏通政司引

奏緝捕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通政司亦引奏予登
進士時猶見之及為職方主事疏放幼軍緝捕送官奏本皆封
進收充將軍告通狀送部施行而已盖兵書白公以為幼軍疏
放多疲癃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邊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聽望
不美故奏止之故將軍細事不當煩瀆
聖聽故禁之古人謂為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於事不但省事
且得處事之義矣杭州李知府端之壻夜起如廁不返家人覓
之門闔閉如故而莫知所之李驚異乃升堂鳴古聚群吏徧索
之不可得次日暮忽墜自屋上問其去來之故皆不能知視其
衣服沾污有黃綠痕若草樹摩戛者然莫知何謂二事聞之同
年將御史宗誼諸葛盖宗誼之父執李則其為推官時舊長官
也故言之
唐章氏二女採桑母為虎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弃去母得免唐
當塗聶氏隨母採薪母為虎攫去持刀跳虎背抱虎項刺殺之
收母屍歸宋嘉祐中南昌分寧女彭氏隨父入山伐薪父遇虎
女抽刀斫虎又得不死事聞詔賜粟帛宋鄞縣女童氏虎啣其
大母女于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棄其母啣女以去事聞祠祀
之永嘉盧氏女與母同行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
免宋理宗朝封其廟曰孝姑元餘杭姚氏母汲澗遇虎姚手毆
虎協隣人執器械以後虎置之而去元建寧官氏其夫耕田為

虎所攫官弁鎰奮挺逮撃虎舍去負至中途而死事聞旌復其家元濱州人劉平妻胡氏同夫戍棗陽墓宿道旁夫被虎噬胡以刀刺死夫脫至中途而死元至大間建德王氏父耕田舍旁為豹所攫曳之升山父大呼王以父所弁鋤逮撃豹頭殺之父乃得生客有以劉平妻殺虎圖求題以類者之得此數人

古人以病不服藥為不治盖謂服藥而悞其死甚速不藥其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勢或可為耳以吾所聞見者驗之不治之說有以也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婢病腹中塊病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為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又令人以湯餅軸戞之不効聞有巫降神頗靈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命由中出此亦政體一變也

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市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泛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過其門令人送名帖者遇黠僕守門則皆却而不受亦有閉門不納者在京住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事此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暇拜父母不知不知是何風俗此風亦不知始於何年聞天順間尚未如此之濫也景泰間吏書王公文戶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太學士居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二公上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

欲罪之
上不罪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附會者有欽賜舉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二公在當時王以庶稱不學陳以學識稱而不庶然此等事亦庶个有識者所不爲也其後文遇害循譎戍儼足
官謚文介

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蝙蝠毳毛黃紫緣崖而上乃翥而下名曰飛生有惟鵃貍首肉角斷箸徒方而啣之哌哌而鳴名曰負版遇之則凶

蜀中氣煖少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倉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入夜上山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男南京戶部主事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浙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癥瘕服三稜蓬朮之劑旬餘覺愈甚亦以其不効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之

王忠肅公翱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觀警者然一日與一大臣同行彼大臣目送一美妹後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白恭敏公圭疑重簡默喜怒不行爲兵部曰奏疏悉假手屬曹正官藁具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當服之公退即閉閣坐卧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酣睡不事事之謗

一中官請託不入令羅卒陰伺其短胥之公密召四司官令戒飾群吏而已竟不從公嘗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胥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後刑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曰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簠簋不飾敗去有福者盖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讖云

諸葛景江浦人嘗伸紙賦詩方思索未及得句而已有詩書紙上矣景怖之不以告人他日屢試之皆然盖慎之因稱爲大仙日焚香礼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焉嘗求一見書紙云不許及求之愈切乃期與暮會景慎拉其有伺候之至夜聞户外彈子聲開門出迎乃一無頭人景遂驚仆自是求代筆不應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雪五叟下山賣市中人爭賣以爲佳致盖盛暑畵雪成不俗也

宋景濂先生以學際遇
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慎犯罪舉家當坐重辟
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夔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壊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人爲改葬成都適屬王府宋承奉昌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将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変遷不能保其墳墓者有矣非國有恩典誰復爲經營之先生之沒百余年矣而其良會如此於是益有以見東彝好

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

菽園雜記卷第四

奉國將軍之類為親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云初授驃騎將
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為武臣給授散官之名
如征南將軍鎮朔將軍平羌將軍之類為各邊卦印總兵官之
名職方司職掌收充將軍與上項不同盖選軍中之長軀偉貌
者以充朝儀耳今謂之大漢將軍僕稱所稱階循即疑即此也
凡大朝會若虜使入貢
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着飾金瓜鈇持金瓜鐵鉞刀劍列丹陛下
常朝着明鈇介冑列門楯間其次等者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
後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臨幸籍田大學鑾出入扈從以行宿
衛巡警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

國戚者統之其常朝宿衛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之貼直正直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尚寶司奏而給發事畢復納之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上疏欲乞起曹州李公秉為兵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章請教南陽李公且求調護公視草哂之後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官於事体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為兵書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上以王公度恩仇太分明置之彼處恐後不靜而然邪人服其有

識種土木之敗降虜為其鄉導故以後猖獗特甚也于時賴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飭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御故能保固京師奠安社稷也近在翰林文臣叙此事謂此與虜戰而失利蓋和之味真揶亦粉飾也歟

諸司職掌職防郎中員外主事之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政其目有五一曰城隍二曰軍政三曰關津四曰烽堠五曰圖本餘皆未載以全職掌事件記于左方

整點軍士　奏報聲息（此二事原隸司馬部郎武選司今隸職方司）

出征動調軍士　京營軍馬　京城門禁

五城兵馬巡邏　月報軍馬京營　季報軍馬京衛
歲報軍馬天下都司衛所
推舉邊將　擧用將才　邊將失機
傳報夷情　來降夷人　虜中走回人口
將軍　勇士
弓兵　幼軍　民壯
嚮導　盜賊　土兵
漕運官軍　編發充軍　鹽徒　軍伴　投充軍
土官讐殺　軍將　內府幼匠

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云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子註詩云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嘗與北人論辨黍子形似乃知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即今南方名蘆粟北方名蜀秫其幹名秫稭者是已蓋自是一種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穄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稷也今北人謂黍為黃穄又名黃米粘膩可釀酒其註鶺云頂赤身白頸尾黑羽實生於翅非尾也此皆一時之誤也

都指揮本在外方面官京師各衛指揮有功陞都指揮而未得外選者或在京營管事或在外處守備仍在原衛支俸其列銜皆云某衛帶俸都指揮蓋以別京師無方面官此時制也又有軍職犯私罪者例諸革任帶俸差操帶俸之名雖同其實無妨近

者有以都指揮掌錦衣衛事者以滯倖字自嫶妄意去之禮部
於登科錄列銜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是制然是以其在權
要之地而貶制度以順之也使生殺予奪自己出者以勢要臨
之禮儀制度欲不紊亂得乎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餻父
名晉肅子不舉進士最為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綱踈濶全不避
忌如
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楊東里作棠秋似為得體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疾妬字從女騫篤之
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
士循過焉留酌聚語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語詈陳公撳
鬚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
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其後
也汝不改吾當奏聞
朝廷置汝于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峘陳公一怒之
力也妬婦之見於記載者多矣朋友治妬亦新聞也故記之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其先有為京官者因家京師嘗與他商
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希榮曰然吾本
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貨悉令認取不

晋而去文正公之蔭庇後人多矣雖皋客猶知之況他人乎

鳥鼠同穴之說自幼聞之及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為二山名頗疑之後訪陝西人云莊浪山中鳥鼠二物同穴一處遂為雌雄行者多見之盖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為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該括者如蠡與蚯蚓異類同穴而交龍與馬交蛇與龜交蜈公多與促織同穴浙東海邊有小搽名璅蛣敎中必有亦小蟹失蟹則死皆異數也知此則鳥鼠之同穴無足怪矣

相馬經相口齒止於三十二歲異相者壽五十四十然世罕有之京師李千戶某馬死哭之人怪問焉曰此馬與予同年生予今六十歲馬死予死無日矣非悲馬盖自悲也近聞之乃知物亦有稟賦特厚者故不可以常數拘也

昔公孫弘對策於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今日上下之心和耶不和耶傷天地之和氣者誰與使盲風怪雨發作者誰與凶年飢歲老弱將轉乎溝壑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思天下有飢由己飢之者又誰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當此一時之為民父母不以由己溺之之心處之而汲汲迎請起某寺觀音大士至

普照有同兒戲具文之禱祈安能召和氣而回戾氣哉爲今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糶價以蘇民力行振濟以救飢貧救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冤枉察吏姦以禁賄賂抑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療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爲之憂國願豐出於一念之誠則大士不須祈禱而慧目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惟閣下留意幸甚此松江僧順昌祈晴上府官疏凡僧人文字多道佛之靈異及奉佛利益未能有自指斥有無益者國初名僧如復見心輩亦不免此此僧獨出正論且以爲有同兒戲可謂超乎流俗者矣當時具文祈禱者皆衣冠士夫覽此疏能無愧乎讀之起敬

古人嗜味之偏如劉邕之嗜痂僻診極矣予所聞亦有非人情者數人國初名僧泐季潭喜糞中芝麻雜米煑粥食之駙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胎衣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蚯蚓

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土人以爲珍饌守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價騰貴一鼠可直銀一錢頗爲地方貽害凡捕鼠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而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齧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烏鬼以捕魚也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

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
備軍資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
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
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粮差而陪補受累
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内及
山東河南三處印馬之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嘗為處置一二
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遇浮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
此馬每三季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産已廢矣有司莫肯為理
予為覈實呈於本部擬令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
送驛走遞別給騍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狀
者掌事以予為掠美而寢之

凡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欲入先以香物及蒼术之類焚之候欝
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眢井窖尤宜甚之御醫
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告窖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
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盖欝毒中之也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常木詢問已已
車駕蒙塵事有老百户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
安營建牙初忽有梟集其上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
渾河未嘗乾涸至此適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虜遥見軍
馬移動遂群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帥頓損莫能為陳相與枕

籍於胡馬蹴踏之餘矣
車駕蒙塵大師英國公兵部鄺尚書等皆不知存亡蓋虜臨敵必
待人動彼才動使我師堅壁不移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
亦上奏勸
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主之也自是虜酋也先乘勝入冠喙夷障
塞驅掠人畜攻府州縣剽至逼近京師矣蓋宦者喜寧本夷而
慎
大同貓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為礼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
殺礼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迤北使臣進貢俱從
正路入境
朝廷有筵宴相待今汝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他處使臣
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夷之體
李文達公賢在內各特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文
達語云
聖上宜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
監語矣此處乃
天子故問之地某等乃謹候故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
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

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体勢之
輕又非前比

朝僧有名法王國師者朝廷優礼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盖西番之俗一有叛亂仇殺一時未能遣制彼以其法戒諭之則磨今古劍頂經說誓守信惟謹盖以馭夷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粮之費而陰屈群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
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輙不報此盖
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有中國入為承其緒而纂襲其名號此末流之弊也成化

菽園雜記卷四　國朝典故七十六

太倉陸文亮撰

景泰皇帝即位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
今上時已在儲位矣明年為景泰元年
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又明年冊己子為皇太子更封
今上為沂王未幾皇太子薨灾異迭見今南京吏部章公綸時為儀制郎中應詔陳言脩德弭灾十四事內敦孝義一事尤為剴切大意謂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授冊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
陛下尊爲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群臣朝見
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至於儲位不可久虛宜推同氣猶子
之義詔沂王復正儲位則和氣充物情暢洋溢天心自回災異
自弭疏入
上大怒建繫詔獄榜掠五日体無完膚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沙
獄遂少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嘗諷礼部因併建之明年南京
大理少卿廖公莊亦繼公有言詔廷箠八十幾死且并箠公暨
同死獄中天順元年詔首釋公擢爲礼部右侍郎尋改南京礼
部轉今官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歸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
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
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礼科
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恭送法司問罪不知厲
本出自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
蓋未嘗讀漢書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乎吏
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
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
不能無悔也

青州生員古清情才妄作凌雲鄉里死葬後人發其屍支解之縣於林木濟縣王都憲越之父既葬被發而喪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醬之甕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醬嘗聞之僚長張文謹於

嘗炙鷄食火犀鷄食棘刺對羊剝腠取脂脂復生又見列子等書言昆吾之劍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先不灰之木火爇不壞皆未之信近曰滿剌加國貢火鷄軀大於鶴毛羽雜生好食燃炭犀部員外郎張汝衡親見之甘肅西產饕羊取脂後生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處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則予所親見也火浣布行人凌季有一綾如脂不灰木譯史劉禎有束帶以火驗之信然由是觀之切玉之劍蓋或有之特未之見耳

聞都憲宋公英云廣東海濵变虎遊海濵人多掘岸為坡俟其前二足緣坡而上則襲取食之若四足俱上坡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又聞憲長孔公鏞云兩廣蝻蛇其大者皮甲鱗皺雜生苔蘚與山石無辨樟鹿誤從庠邊則掉尾絞而吞之土人取其膽則轉後令取畢不復噬後復遇人取膽仍轉後以瘢示之人知其然亦不復害也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大署名字大寸許一郎官厭之貽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唯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多儲司傳文以為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為王兵
侍儒
嘗閱舊簿書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
之外有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閣老不與聞始
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與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
守巡撫官會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為首今皆首內
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官管事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
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稱則近年始及內官汪
直用事時邊方事皆兵部與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
御筆矣蓋內閣大臣非止養望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也御史職
主糾察一與會議雖謬誤不復可言矣拉伕與議殆以籍其口
耳各邊總兵掛將軍
奉
制勅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今朝鮮國王咨文惟咨
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所謂總兵官蓋指掛印征進者若京師
六軍總於
天子非臣下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成而
不可變矣
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皆輕宋元封簡苗為斛者止三十三萬九千
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

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
石地非加闢於前穀非倍收於昔時以國初籍入偽吳張士誠
議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彊兼併入没者悉依租科
稅故官田每畝九斗八斗七斗之額此吳傍世受其患也洪武
運粮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加倍其耗
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
宣宗明燭是弊
詔官田減稅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况鍾抗
章上請得遵
優旨共減稅粮七十二萬余石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恤惠養二
十余年歲豐人和可謂小康自後水旱相仍無歲之加以運漕
虧折倍賍不訾民復困瘁况殘江傍湖圖分時多積水数年不
畊不穫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
之田此吳民積久之患也
京師鉅刹大興隆大龍福二寺為
朝廷香火院與有賜額者皆當道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
官公出必於其寺休憩巧宦者率預結僧官俟其出則往見之
有所請託結納恃僧官為之關節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
以北京衛武學之東智化寺太監許安輩以奉王振香火者
天順間主之者僧官然勝讀書解文字時閻禹錫以國子監丞掌

五學事勝往拜爲禹錫托故不見佗日饋茶餅卻之以詩投贈又卻之貽終不與往還禹錫可謂剛斷之士其賢於人遠矣

湯都御徽續博學禮記論議英發爲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傲眼輕時輩於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賢弟賢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年者以將才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而頗稱險要適叅將員缺兵部以徽續舉充即鎮未几有故人來謁方與數酌遇報虜數騎薄城下徽續與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胡雛來共觀也方出城未進有湖伏溝中一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爲將軍夸大輕率之戒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爲近時一進士徽州人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病陰庶吉士自言善醫其樂濡爲洗之因得爲御史翌聖夫人之姪季通以門蔭官中舍中舍一同寮濟寧人與通交善嘗得歸者以篋寄通所封鑰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篋有舊衣數財其下皆書籍一篋舊衣下皆土塹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誣我家邪命毆之通跪勸乃已投二篋令其擔去時人爲之語曰洗爲鳥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者氣爲沮喪其辱敗士風甚矣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丘内翰沖深不合丘每投間毀之庚
辰進士廣西張棊嘗短於丘丘因為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
城下葉猶詠詩不輟及殺無辜之民為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
而已蓋張棊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踈之由是致怨丘不察之
也丘素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未葉笑其詩文不佳
李公銜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徽續盛稱葉公學問
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内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撫然曰與中笑我
乃為入閣地邪及大滕峡用兵
勅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棊先入之
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後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已文
達歿後始詩入禮部云
武公伯徐公金齒之謫或為太監曹吉祥構讒害之非也聞
上皇復位時稱兵南内者以于謙等迎立外藩為辭故論功行賞
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督張軏封文
安伯張軏封太平侯公由右僉都御史封武公伯楊善由鴻臚
卿封興濟伯其餘都指揮而下陞職有差未幾
慈烈皇太后備言于謙臣濟國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英宗始無其寃而悔之又嘗以問李文達公曰天下陛下之所
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欲圖富貴妄生事端耳由此削奪諸封
爵及軍職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殆若霍氏之禍

萌於希東耳
國初諸司皂隷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聞
宣廟因揚東里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
官品隆卑定其數每歲銀觧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以畿內
并山東山西河南知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於未第時
見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武庫嘗
以為有害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隷銀數不足
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
屬戶部事体窒礙不果行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石花木之類輙謂之愛清蓋其
治此大率欲朝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甚至投人所
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錦衣馬鎮撫珪中官
家人也亦頗讀書其家玩具無一不有與交者以為目清事之
成化初為勘理塩法蓋揚州城中舊家書畫玩器俱被用計括
掠殆盡瀾檝甚矣吾鄉陸孟昭大參為秋官郎時素與往還亦
嘗被其所賣珪死後人始言之凡居官者此等事亦不可不知
也
山西石州風欲（俗）凡男未娶而死其父母俟鄉人有女死必求以配
之議婚定禮納幣率如生者葬日亦復宴會親女死父母欲為
贅婿禮以如之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為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五剄車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為營衛而已其出擊仍已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之皆戰於平原廣也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者之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最不通時宜者乃者都御史李公賓亦以戰車為言兵部重其請會令成造試之不效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京或問戰車之名王公云是名鷓故車蓋謂鷓鴣啼行不得也李聞而恚之

成化間漕河築堤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鋭陳公鋭以為珍藏焉此等事雖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待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善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大后文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服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此導字叔

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

蝃蝀在東釋者以為天地之淫氣或以為日光射雨氣而成然今人露置酒醬於庭見虹則急掩蓋之不爾則致消耗相傳虹能食此甞聞廣西杜監生云其家舍旁胥井時出虹叔父頗從狠率僮掘之深丈餘見肉塊大如釜無尾蝡蝡而動欲煮之家人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疑即虹也虹蜺蝃蝀自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見又虹字北方人讀作岡字去聲今吳中名帳捷痕亦用此音其即此字邪

占卦者以錢代蓍其來久矣舊以無字一面為陽有字一面為陰至朱文公反之以有字為面為陽無字為背為陰有儲泳者以為古銅器物款識皆在背如鏡是矣予按此說非也錢之有文為錢設也今郵信與宮衛銅牌皆然錢背間亦有一字者印背有鑄造年月自銅牌背有號字若鏡之為器重照物不重在文其可以此為律

初過呂梁洪沽頭閘直沽不知洪沽字義後考之石阻河流為洪方言也又讀人謂水口為洪梓潼水與涪江合流如箭故有射洪縣若沽乃漁陽水名今直沽雖於陽地相近然註去水出漁陽塞外東入則海矣所謂直沽沽頭蓋水道之通名耳知此亦方言如楼字本雨不絕貌今南方以為溝渠之名北人則不解道也

病痔者用苦蕒菜或鮮者或乾者煑湯以熟爛為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坐其上以薰之俟湯可下手撩苦蕒頻頻澡洗湯冷卽止日洗數次予使宣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効故記之蕒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故友之禧字有禎篤行之士嘗言星辰雲物天文章也今衣服織雲者庶民皆服之五糖七糖席面内有糖人是人食人也有賢者在位當禁之言雖迂甚有理致

菽園雜記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八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菽園雜記卷之六

國朝典故七十八

太倉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淛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淇門倉水大名府濬縣乃其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淇門其艱益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京東河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運至京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
壅又自河東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
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己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
河直抵臨清屬於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
開不甚深闊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
一百五十料舡付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
其後歲或有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
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行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
寧在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得擠塞閘
口石碣存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
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
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東布政司丁夫
旱路船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
矣彼時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
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為濟寧州往北旱站運軍需等項
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何成宋
尚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悉罷當會通河漕
運之初得又平江伯陳瑄於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
京儲羨充不至缺乏者會同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城者

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誌節其要語記之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為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為猛吏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為厲之厲游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灾此正伯有為厲之厲翰之意蓋欲乞為墓栘葬巡等故云然耳非解厲鬼字義也後人多誤解致生邪說如楊廉夫作媻辭云生不能殺賊死誓厲賊為鬼雄此厲字又不當同如孟子厲農夫厲陶冶看可也又有以厲即古厲字謂巡為掌疫厲之鬼以致道觀塑巡作青面鬼狀世之譌謬如此正由誤解此字致生邪說也吳仲羽林將軍廟譌為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姑廟譌三姑而有三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城也乃鑿一猪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譌可笑大率類此

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為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張啓昭翰撰言其鄉民常逐一雉入山穴守之久不出乃以土石塞之而去每過其處竊視之封閉如故人不知也久之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又過其處則山已崩裂其下成渠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也逐雉者為言其事始知雉亦能化蛟云

京師多尼寺為英國公宅東一區乃其家退閒姬妾出家處門禁嚴愼人不敢入餘皆不然然有忌人者有不忌者君子愼嫌疑固不入忌者有奇禍決不可入天順間常熟一會試舉人出游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一尼寺被留每旦尼即鏁戶而出至暮潛携酒殽歸故人無知者一日生自懼乃踰垣而出則臞然一軀矣又聞永樂間有土工修尼寺得經綵帽於承塵上帽有水晶纓珠工取珠貨於市主家識而執之問其所從來工以實對始知此少年竊入尼室遂死於此死不可出乃肢解之埋墻下法司奏寘尼極刑而毁其寺今宮墻東北草塲云是其廢址也

唐季黃巢之亂兵鋒所過多被殺傷然巢性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州黃岡黃梅等處皆以黃字得免徽州歙縣地名篁墩本以産竹得名民以黃易之亦得免禍近日程克勤諭德始徵士大夫詩文表白其事而復篁墩之名於此見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滅也盜如黃巢可謂窮兇極惡者矣其心亦有此明處推而極之則角弓之歌于鄗之克尺布斗粟之謠煑豆燃萁之作皆遇人倫之變而有難處者回視黃巢顧不如矣

永樂年間勑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年二十以上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

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至六十驗其老疾實狀兵部
奏請疎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兵書余公議欲再
為差官照選時被選處多遇饑饉織方郎中劉大夏與予力
沮之余不能奪其議遂寢

今之所謂左蓋即古人之謂右如大學經傳中庸易繫辭傳皆
書其後曰右第幾章說主註視字云左从辛从本至錢幣者
云五珠錢右文曰貨泉左文曰五珠是矣今人乃與相反予
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分左右物在東者值
吾右手故為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為左今人以南面視
物分左右故及是然古人言宮室制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
社軍行部位則云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
青龍在東太社與白虎在西定然不易又與今人所謂左右
不異未能決然無惑也

成化辛丑歲西域撒馬而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
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
行文撥軍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為尚書必欲為覆奏予草奏
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
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宜引珍禽異獸不入中國
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力言當却之如或憫其重譯而
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

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
中國萬乘之尊而求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陳公
覽之恐怫
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為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
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
鬛耳初無大異輟耕錄所載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隻
醋蜜酪一瓶養獅子人俱授官光祿日給酒飯所費無限在
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蜜醋酪以飼之蓋胡人
故為此以愚弄中國中國人惟知承
上意何故甘受愚弄而不悟也

莊子言即且甘帶即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甘子之義後聞崑
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常見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躍至自尾
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
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出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味也
閩蜈蚣遇蝎篆即不能行蓋物各有制如海東青鷙禽也而
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雖譏切時事之言然律
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讀也書
言議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可偏廢明矣常見文人
中有等迂腐者有等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為

俗流而於時制漫不之省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顧以法司為刻良可笑也近時如邢遜之陳緯熙二祭酒先生皆起翰林皆以擅用官錢失職是也

本廟本為母服斬衰三年嫂叔之服小功皆所謂緣人情而為之者也然韓退之幼育嫂韋為制服而程子於嫂叔無服亦常言後聖有作雖制服可也母服斬衰則以儒臣所議不合
高皇自制斬衰曰禮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我始

北方老嫗人九十歲以上齒落更生者能於暮夜出外食人嬰兒名秋姑予自幼聞之不信同寮鄒繼芳郎中云歷城民油張家一嫗常如此其家鎖閉室中鄒非妄誕人也秋比人讀如菊酒之菊

一彎西子臂七竅比干心詠藕詩也相傳衛文節公作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留青艸萬里歸心放白鷴恕齋詩也程少詹克勤云常見作此題者多涉頭巾氣惟此聯出色又聞郡復初郎中云鄉人取龍湫祈雨後送還湫有作文者集古句一聯云雨三日不止求之與抑與之與水一勺之多出乎爾者反乎爾亦佳

永樂三年命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質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時預選者修撰曾棨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能直陳敬宗

洗昇洪順章朴佘學羅汝敬盧漢楊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
袁天祥吾紳楊勉二十人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太皇喜曰有志之士命增為二十九人名庶吉士聞洪武壬子
歲常選會試十人授編修等職讀書文華堂而選進士為庶
吉士蓋始於此
天順間文臣閣老李文達公賢武臣錦衣衛指揮門達最得君
而達尤聲勢隆赫傾動中外常忌李出己上欲乘隙間之有
軍匠楊暄者善訟著名于時一日疏達不法事以
聞達因懇於
上云此李賢嗾之也知
上必親鞫容貽暄懼以死陽承順推諉
上具鞫於內苑山子下暄乃對云事非由賢門達囑臣誣賢臣
與賢素不識不敢枉也達由是寵衰而禍作矣古人謂無好
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觀此可知
童庶子緣京師人善譚談常撰一事云元世祖既主中華令華
人辮髮縋髻胡服常視太學見塑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像
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作縋髻胡服以易之子路不平塑於上
帝帝曰汝何不識時勢自盤古以来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
稱我曰天今名我日統格落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勢不
得不然且湏耐心守待必有一日復舊也此即天定亦能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之意可謂善謔者矣
行人司行人初置三百六十員今存三十六員蓋國初諸司官
不差出凡有事率差行人永樂减革行人員數諸司公務差
本衙門官出辦行人非冊封親王使外國齎捧
詔書之類不差然當時進士除行人者九年才得陞六品官人
多不樂今九年得陞各部員外三年選任御史行人頗為增
重於前舊常為之語云非進士不除非王命不差非餽贐不
去其濫可知今
朝廷重之人各自重無此風矣
秋官屠郎中之妻無子姑使其夫置妾常為僞娠以阻之一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果娠彌月而產則一胞為烏卵者四十七破之中有血水而
已項兵書之女無夫而娠家人恐其彰醜飲以冷藥敗其胎
竟不効及期而產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敬禮甚隆飲食一呼
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致具
以候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
科果狀元及第雍御史泰未仕時嘗自金陵還陝西道鳳陽
投宿一老嫗家問知是舉子喜曰昨夢有御史過吾家子其
人邪雍後以進士尹吳遇例入為御史陸參政孟昭未中舉
時夫人夢得官參政孟昭仕止福建有參政秦州學正某江

西安福人常夢一丱角生尹其縣後果不爽孫應在四五年
間雍應在十五年後陸與秦州生應三十年前後覩此則人
之出處信有前定非偶然也錢原溥學仕回自謫所過江西
左布政使翁公世資作詩送之序云天順間先生常謂兵部
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
母后徽稱未加獨非缺典與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
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甲申
英廟上賓先生遂為權貴所擠而有順德之行
皇上一日御經筵閱講臣獨以先生不在為問遂下吏部取先
生以歸復舊官予常以是質之内閣供奉謝伯寬云歲甲申
以下一段失實蓋原溥在内書堂教讀今之近侍若懷恩輩
多出其講下其出以附王倫其入以懷公之力也若如此說
則泯
皇上之明沒懷公之德矣翁蓋得之傳聞耳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伯弘
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部尚書王驥封靖遠伯
天順中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封武功伯鴻臚寺卿楊
善封興濟伯成化間兵部尚書王鉞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
有貞越不久革爵且謫邊地方基善革於身後子孫世祿驥
一人而已近正德末都御史王守仁以封江西逆濠功封新建伯尋亦革

本朝軍衛舊無學今天下衛所凡與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學食廪歲貢與民生同軍衛獨治一城無學可附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琦之請也其制學官教授一員訓導二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之有歲貢始於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平時不給廪食至期以先入學者從提學御史試而充之

爲人上者言動不可謹否則下人承譌踵誤不勝其弊矣丁酉歲予有考校之役至新安適同年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予戲語之饌有驢板腸即赴無此味不赴也蓋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諱以為詬者如蘇淛云鹽豆江西云爉鷄湖廣云乾魚之類是已河南人諱偷驢廷珪河南衛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率吏人捧瓶饌以進問之云聞公嗜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既而知悔自是不敢戲言

甞登嶧山山僧作水飯為供食一蔬味佳問之張留兒菜令採覷之乃商陸也餘姚人每言其鄉水族有揮塗殊甚美詳問其狀乃吾鄉所謂望朝郎耳此物吾鄉極貧者亦不食彼以為珎味商陸在吾鄉牛羊亦不食彼以為旨蓄正猶河豚在吳中為珎異直沽漁者刳其肝而棄之鰣魚尤吳人所珎而

江西人以為瘟魚不食世之遇不遇豈惟人然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乃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

景皇帝任信于公方專召 以偉奏授之公叩頭

上曰吾自知卿卿勿介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為某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蹐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奠安社稷之功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常朝諸司奏事御前事准行者

上以是字答之成化十六七年間

上病舌澁每答是字苦之鴻臚卿施純彥原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請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由是得陞純侍郎掌寺事尋陞尚書加太子少保純京師人成化丙辰進士身軀偉幹而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陞至此可謂際遇之隆矣人有為之語云兩字得尚書何用萬言書

天順間鄉人陳錡彝夫為職方郎中常談及時事云近得葉中

奏保巡按廣西御史吳禎巡撫其地時葉公總督廣東西軍
務舉禎欵分任其責也因問禎之為人鼒夫云一油嘴耳與
中以誠待物宜有此舉異日必為此人累也予竊記之後禎
得位結構廣人百計謗葉李閣老惑之時因言官常薦葉人
朝僅移節宣府而禎不久亦敗矣予是服鼒夫之先見云近
聞于少保薦王偉為侍郎時商狀元常密言其非所宜薦然
薦章已入矣既而于公有不慊意時每自嘆云先見不如商
大朴其子問故始知其詳大朴商公舊字也
夷人黨護族類固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景泰間京師隆福
寺落成縱民人觀寺僧雲集殿上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
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
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形像惻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讐
而殺之無別故也奏
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冐犯刑辟固出至愚然其義氣所發
雖死不顧中國之人遇利害至有擠陷同類以自全者之較
斯人之激於義而蔽於愚其可憐也扎
楊孟載詩有田豕白蹄高似麕野蚊花股大如蠅之句人多謂
其狀蚊為過實永樂間金文靖公幼孜扈
駕北征其紀行錄云嘗次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撲面
嘬嚼拂之不去則其大又不但如蠅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語磎峿臺唐亭皆在今永州祁陽縣治南五里唐元結次山愛其勝異遂家其處命名制字皆始於結字從水從山從穴皆曰吾者旌吾獨有也今按峿唐字韻書無之蓋制自次山浯岺瑯水名古有此字相江之磎在前無名今名之曰浯則有次山耳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酒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每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詰之不少貸也先在翰林時常忤權貴出為某州同知同寮餞之或倡為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盃酒陳云矗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常聞河內縣丞韓肇云一人疾耳癢命鑷工爬剔之耳中出綿帛碎屑終亦無恙予不之信也近時兵書漆水張公患瘡在告予往候云一日閒坐忽臂內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紅線五六寸初疑是觔詳視之實線也方恠之俄而作痛瘡遂作矣即此推之則耳中碎帛亦或不誣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永樂五年會議北京合用糧餉雖本處自有徵税及屯田子粒并黃河一路漕運然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見在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船數少每歲裝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
歸一莫若於蘇州之太倉專設海燕都漕運使司設左右運
使各一員從二品同知二員從三品副使四員從四品經歷
司照磨所品級官吏俱照布政司例本司堂上官於文武中
擇公勤廉幹者以充其職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
海船幷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奏
上太宗有再議旨遂不行

菘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方種之
亦然蓋菘之不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地也此說見蘇州志按
菘菜即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此物醃藏以禦冬其名箭幹者
不亞蘇州所產聞之者云永樂間南方花木蔬菜種之皆發
生發生者亦不盛近來南方蔬菜無一不有非復昔時矣橘
不踰淮貉不踰蚊鸜鵒不踰濟此誠說也今吳菘之盛生於
燕不復變而為蕪菁豈在昔未得種藝之法而今得之邪抑
亦氣運之變物類隨之邪抑非橘柚之可比也

東里楊先生常於其處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佳句默識其名一
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
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尚不知邪永年慚媿赧然
而退及還任方求昉識之未幾有
詔舉經明行脩之士永年乃以昉應

詔除南海縣丞卒於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嗚呼昉何幸而生於斯時令之文士又何不幸而不生於斯時宰相之賢否士習之盛衰於是乎可知矣

今人有喪剪帛以授弔客謂之發孝大抵京師人家之發孝主於勾引祭賻之資江南人家發孝主於勾引入先賚送喪士大夫家亦有為之者此非禮之禮也

本朝楊文貞公遺戒子孫不許用此最是

宋文公先生本號晦庵今人稱考亭者考本前代一御史築於其考墓前故名歲久亭廢偉齋愛其山水常欲即其廢址作書院而不果文公後作考亭書院已成先志非別號也

開元錢文或讀作開元通寶或作開通元寶本當高祖武德四年所鑄非明皇開元年間鑄也今錢背間有新月痕人遂以始鑄錢時工人呈蠟樣楊貴妃玩視之因有指甲痕此蓋不知典故者因明皇年號與錢文偶同而附會其說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予為庠生時嘗以家難赴愬前廵撫崔莊敏公公以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之濵而處當是時也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扒一節為題命作講義公初讀破題喜及讀至結尾有云使棄公而知此豈肯以證父攘羊之為直使漢高帝知此豈肯貪天下而分羮於敵國哉乃益喜稱賞之予時亦以為偶有新得也近得楊廉夫鉄崖樂府有栝羮辭鄭子美詩山文集有索羮論乃知此義古人先得之矣師山論識見高議論當如云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殺其君又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菽園雜記卷第七　　國朝典故七十九

予為庠生時嘗以家難赴愬前巡撫崔莊敏公公以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之濱而處當是時也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一節為題命作講義公初讀破題喜及讀至結尾有云使葉公而知此豈肯以證父攘羊之為直使漢高帝知此豈肯貪天下而分羮於敵國哉乃益喜稱賞之予時亦以為偶有新得也近得楊廉夫鐵崖樂府有栝羮辭鄭子美詩山文集有索羮論乃知此義古人先得之矣師山論識見高議論當如云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殺其君又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興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羹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抑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使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抑項羽既不出此反惑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而索羹為名言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予乃引孟子荅桃應之問結之此前人所未道也

甲午紀功宣府常咨問本處鎮巡文武大臣功業德惠在人耳目者武強侯楊公洪都督譚公廣侍郎劉公璉都御史李公秉葉公盛

本朝中官自正統年間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者莫如大監王振然宣德年間

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途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

聖君賢相治效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挽之不使波濫肆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内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
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知江陵縣頗不為理公聞
而異之後廉知其賢既薦知德安府其為縣纔八月而已商
文毅公輅自内閣罷官歸工侍杜公謙時主事治水呂梁遇
之獨厚原商後被
召復職每反引之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
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杖其儀仗縱請而求解未幾
召為工侍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於辭色少保于公謙為兵部
時葉文莊公在兵科屢劾之後喪偶請于為志墓慨然成之
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其替議已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莊始得入為禮侍其不同如此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葢才職固優于人其勤
謹專心於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者聞公有一冊曆自記日行
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時晴午
時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
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
風西風某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而服詐
遂不得行於是知公風雨必記葢以公事非漫書也
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細布緘其口引之以索浸糞
厠中日久糞汁滲入瓶滿自沉取埋土中二三年化為清水

罯無臭氣凡瘡毒初發時取一盞飲之其毒自散此法聞之
沈玄谷先生常驗之有効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歕嚏
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良愈

輟耕錄云嬸妗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為嬸舅母合而為妗耳
此說最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毋聲急則合而為黯輕躁之子
呼先生二字合而為𡪸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
即如已字反切楚辭些即娑訶字反切今以類之蜀人以笔
為不律吳人以孔為窟窿疑即二字之反切耳又如古人以
瓠為壺詩八月斷壺是以今人以為葫蘆疑亦然耳

世俗相傳以三月二十八日為東嶽生日不見於紀載許文莊
彬重修蒿里祠紀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屬東嶽帝君誕辰
天下之人不遠千數百里各有香帛牲牢來獻者恐後是見
於文字矣夫天開於子地闢於丑當其開闢之天下山川無
大無小皆一時凝結而成非今日生一山明日生一山有日
月次第可記而謂之生日也其妄誕不辯而明矣不知許公
何所據而書之于石乎然其文集中無此篇豈他人依託之
歟

韻書云楚莊王滅陳為縣縣之名自此始此說非也周禮小司
徒有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

又遂人云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則縣之名先已有之但與今縣制不同耳或謂郡縣自秦漢始亦非也周制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廢封建之制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漢因而增置郡國六十七郡之名亦先有之特古今制度不同大小變異耳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居無幾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爲間曰已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數日率用俄而字接俄為頃速之義推其近久用之故後人効之如敘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而殂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紛異說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屬晉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已四更鼓蓋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敘事之文可不慎歟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禮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於守因朔望必延致講書府學嘗令吏饋米於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將取還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授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而守驚異即令人請會繼忠對使者云五為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乃洗濯衣冠齋沐而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甚喜言延之別室請問經書疑義忠云此士子之物耳公為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耶姚守益起敬遂問今日以何為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以勤王為急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在竟死其事

戶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某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傍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奔去公好食爊豬肝一日善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食也人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隸污織金賜衣吏碎其所愛硯皆無怒意人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丈量田地最是善政委託得人奉公量見頃畝實數使多餘虧欠各得明白則餘者不致暗損貧寒欠者不至虛賠糧稅弊除而利興矣周文襄巡撫時常有此舉但戶部主事何寅有負委託日惟躭酒未嘗徧歷田野督屬親看丈量秖憑里胥華閣報輒與准理不思天下之物有餘有欠有不餘不欠不能一律齊也今丈量稍多分毫者必謂之積出比原數虧欠者皆謂量同更不開虧次一項如太倉城中軍民居址衙

河道俱作納糧田地量至北郊二十七保多出田畝若干將內二項九十三畝有奇撥與大倉學收租善縮於城市而伸於郊墟故有此積出非原額之外由別處量出多餘者則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統初至今量同者納無地之糧京官家享無稅之利是雖何寅貽患於民文襄公安於成案不察其弊蓋亦不能無責也寅廣東南海人常問其家世已蕩然矣或者為官不忠所事之報耶

府官之制始於秦立郡守郡尉郡丞郡監之官漢因秦制罷郡監以丞相史分刺屬郡謂之刺史景帝改郡守稱太守郡屬有司馬之官後漢有郡主簿五官五官掾者無置功曹戶曹決曹賊曹倉曹是也晉齊梁陳幷因之隋改刺史為總管以長史司馬錄事參軍東西曹掾司功司兵司倉司土司馬司戶諸參軍為參佐而省治中別駕煬帝改總管為太守改長史馬為通守贊治尋改贊治為郡丞唐改太守為總管又改總管為都督省郡丞置別駕長史余悉因隋制景雲初罷將都督為刺史天寶元年改刺史為太守乾元元年幷州刺史為節度使大曆五年改節度使為觀察使至宋以知州帶大督之銜其官屬有通判長史司馬僉判判官掌書記推官支使錄事司戶司法司土司理參軍政和間置司儀司兵司功與司錄司戶司土司利為州七曹宣和間改州為路設安撫

使都總管兼本路鈐轄紹興初改州為府以知州為知府設
通判三員罷司儀司兵司功諸曹官元改府為路設達魯花
赤總管同知治中判官經歷知事照磨提控案牘譯史及錄
事司達魯花赤錄事判官各一員
本朝改路為府革達魯花赤治中提控案牘譯史錄事改總管
為知府判官為通判而同知推官經歷知事照磨皆仍其舊
檢校則新建云

今世當家有起自微賤者往往依附名族誣人以及其子孫而
不知逆理忘親其犯不韙甚矣吳中此風尤甚如太倉有孔
淵字世隆者孔子五十三世孫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
其父之敬任元通州監稅徙家崑山元祐初州治遷太倉新
作學宮世隆多所經畫遂攝學事弥華野老夫子克讓孫士
學皆能世其業士學甚貧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
知其冒為力拒之不容歿後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
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聖賢之後被小人欺世盜名者
多矣

周瑛良石知廣德縣時作祠山雜辯其辯埋藏一事云按埋本
作貍沈祭山川註云祭山林則貍之祭川澤則沈之事埋藏
者本山林之祭也其曰今夜埋藏及旦皆無有過言耳考諸
本集誌埋藏是謂坎地深廣各五尺凡祭物皆三百六十昇

置坎中㙲以大牢之皮反上而平治之土不見餘𧖴或加縮於礿及久後埋藏見𧖴餘者平治之也或加縮於礿者物腐而土陷也久後埋藏不見中所有者物化也今盜發古塚皆不見其中所有者亦化也人言地熱則速化埋藏易化地熱故也道流歆神異之往往過言流傳天下使人驚駭云云本集蓋祠山舊有拮掌集良佦按而辯之

布衣沈鑒文昭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時目為落魄或問云今日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有學問者多是貧賤無福何也文昭云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老僧推寅常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如人家子弟有志讀書若無衣食之憂戶役之擾疾病之數以奪其心便是有福總是無憂於衣食無憂於戶役若身常有疾則不能遂志卽是無福此等議論皆有理

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庄則未聞也今所謂皇庄者大率皆國初牧地及民田耳歲計之入有內官掌之以為乘輿供奉然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有倉廩府庫莫非其財而又有皇庄以為己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聞大臣中惟彭文憲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聞有議乞革罷者何耶或曰正統天順間尚無之

翟世用御史廵按廣東時常寢疾卧內有堊壁一堵一夕幻出

山水圖世用心恠之然猶疑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為畫也乃命以墨塗之隱隱猶見筆跡後數日方滅也世用病尋愈亦無他事竟不可曉其故也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青李於腮給家人瘡瘇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神謂五所患是名疔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神喚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口吐青李視之捽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此家人無崇信者常聞曾驗封談笑及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靈隱寺詩唐音以爲駱賓王作詩話以爲宋之問遊此寺月夕繞廊行吟有老僧問曰少年不寐吟咏甚苦何邪之問荅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曰鷲嶺欝岧嶤龍宮鎖寂寥僧曰何不道接觀滄海日門對淛江潮之問驚駭遂續終篇云僧一聯乃篇中警句也遲明訪之已不見人意其爲駱賓王云今僧家以賓王歿而有神化爲老僧此說非也蓋賓王因徐敬業之敗而去為僧似逃難而至此恐之問踪跡而知之故乃逃避之耳不然但云意其為鬼物可也何以遂意其為賓王邪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閤下靖閭上清下濁寔分

天地之儀晝明夜昬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
行志誠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峨擅德肅爽凝威為靈術
制百神配名位雄四嶽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
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災為祥何有不賴
嗚呼靖者一人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
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湊遑宇宙傾
覆奸雄兢逐郡縣大崩遂欲建議横行雲飛糞掃斬鯨鯢而
清海嶽卷氛祲以開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冐運即應天順
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欵伏劒竭節未有飛龍在天
捲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胆於階下惟神鑒之額告進
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得之時終陳擊皷若三問不對
亦何神之有靈然後靖即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横之畧亦
未曉也惟神裁之右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紀載喜其奇而
錄之闕
高皇將起義陰卜於寺伽藍神三投珓皆不許遂擊破神像而
去十數年間致成大業蓋古之英雄豪傑欲建功業若衛公
者必其先有定志而假鬼神以決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
者也況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雖鬼之靈亦莫能測其機兆則
夫叢祠土偶豈能決哉
天順間大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焰炙手可熱文人武

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都督曹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足不踵其門欽常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面衒衒口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而艷都督石彪欲妻為妾父母樂而從惟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彪棄市曹欽謀反凡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盡三老獨免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為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嫁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拿殃兒此特里閈姦邪耳又有幻男詐為女子縛纏其足能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即逃去成化間常有嫁一監生者適無釁可逃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有男詐為女師者京城內外人家留敎針指婦女多被其汚而不能自明後至真定一生員家生往狎之力辭不許生逼之乃男子遂繫之於官械送京師法司議為不道奏咼於市此皆所謂人世極妖也

凡物非其地所常產而異者皆不宜食南京城外一歲茅根地忽生菌甚肥取而食之多死江陰民竹林生笋數枚其大勝常民以為奇取獻徐中書順順疑之令民掘笋生處有大蛇窟其下蓋蛇氣所鍾也使誤食之得不中其毒耳

鮑魚字一作鮂味美兒子有毒不減河豚子食之能殺人閩蛇亦能化鱉在旱地得者不宜食下水則無毒矣

駙馬都尉本秦漢官漢有奉車與駙馬都尉主駙馬騎都尉主
羽林騎通謂三都尉今止稱駙馬省文耳若以騎都尉律之
本不省然唐人云戚里舊知何駙馬今人數列侯云公侯駙
馬伯蓋詩詞之移取便無妨若君前奏對自當稱駙馬都尉
謂當今謂
陵陛辭復命皆云駙馬臣某蓋承襲謬誤而莫知其正耳
成化庚子山西石州民家生一猪二頭二尾八足共一脊生
下即死主事祿　差至其地嘗聞之知州云
常聞鄭芥菴會飲芥菴問餒肉敗不食曰魚爛肉腐而云然何
如予不能對因請敎曰魚之爛自内始如腹之餒肉之腐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入如軍之敗請問何出云不知所出常聞之先輩張伯緒
如此後讀程沙隨愳問錄中具此說始知出於程常見晦菴
先生所稱沙隨為程父蓋前輩也愳問錄於論孟多所發明
同寮劉時雍言其鄉一女染病每中夜有物來與交日漸羸
憊醫莫能治聞一道士能祛邪請治之道士求二童男沐浴
更衣各授以劒作呪語噀水使舞舞之將終而叱之去二童
隨趨出投水中久之不起衆危之又踰半日其水忽湧起二
童共持一大蛇頭出徽有角蓋蛟類也二童仆地久而始甦
女夜始安寢病不復作矣道士由是名譽大振其後有人召
之竟不驗矣或疑其犯淫自汚壞也夫蛟者惡物也昔周子

隱許旌陽皆常斬蛟疑天地間有此等神術人能至誠感神則神物為之呵護而其術以行不然則深淵之底蛟龍之所蟠據人雖氣正而才武非素優熟由之地而亡生以詢之鮮有不墮其牙頰者矣安妄其能提髑髏而出耶

翰林編修張先生禎常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推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礙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係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為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借此以掩人耳目虛應故事揆其所以得與選者相繼多北人大率專主體貌則其類得以並進若不拘此而考藝雖嚴則孑無一人矣大凡學識兼備者必能灼見政治之得失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默者故不得不然也盐山王忠肅公名望素重者然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則其餘不足貴矣使為吏部者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里遇考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奏議彈文數篇場屋時文非所宜試每五六人中擇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寮吳味道處之遂昌人常言其家人看稻莊所夜吹笛以自娛忽有大面矮人倚戶而聽之次夜亦然家人知其為鬼物然未敢發也至夜方爇炭坐燒鐵筋炭中取笛吹之其物復來乃出其不意取筋刺之急趨水旁去詰旦蹤跡之見一大蝦蟆死水旁刺痕在其頷下

近時言官言宮闈之事常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謔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餂食之問故曰不語啞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常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欵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或又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好也好衣服搖搖擺擺過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此等笑談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國家之幸也

土兵之名在宋常有之

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虜敢於戰鬭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

勑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穀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安塞堡寧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後點民壯亦效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

量免戶租六石常存餘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成化十六年四月初二日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兩山移動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屋搖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日亥時滿川地震至天明約有一百次次日午時止廨舍墻垣俱倒壓死軍民囚犯皂隸二千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民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本日戌時地震人皆偃仆墻垣多傾以後晝夜餘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時方止各處奏報地震無歲無之而雲南之山移地震蓋所罕聞者故記之

痢疾最忌肥鮮生冷油膩之物惟白煮一味最宜餘皆不可用想吃者少吃無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襲封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廩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站船廩給有馬快船之從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方左道李資省華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予聞之心頗不平言于部堂余公歆優厚之概然而言曰是義舉也即日題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起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時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也

近有中官估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左右等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鞋事下該部即可之時固安王

公復為工書兵書余公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王公曰

祖宗之制邊方有驚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其不勞縫製得以尅日起行京衛軍士則每歲給散冬衣布花即此物耳蓋以京軍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故給與布疋綿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既給與布而又有此加厚非惟失預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監其於國體胥失之矣余公服其言

每讀春秋左氏傳列國大夫或論事或諫君動輒陳古制度如指掌至祁共父文伯之母雖一婦人而其敘王后親織玄紞以下一段之古制本末不遺如此則當時學士從可知矣於此不惟見古之人才皆有用之學亦可以占先生教化之盛矣今則吏部每選之考試監生作經義若有不能記得本題者任意書平日所記文字塞白卷名曰請客文章亦得除授有司一職予使聞之以為驚異云此風自宣德正統以來已有之矣姑息之政蓋尤有甚於此者嗚呼使此輩而寄以民事欲民之弗病得乎

嵇昭蘇州崑山人正統六年任知灤州涉獵古今蒞民得體尤善楷書十三年以外艱去至今不忘此出永平府誌名宦條所在然崑未聞有此人豈其先流寓他處出身籍貫猶書自

姑記以備考

廣陵之墟有五子廟云是五代時羣盜常結義兄弟流刼江淮間衣食豐足皆以不及養其父母為憾乃求一貧嫗為母事之甚孝凡所舉動惟命是從因化為善鄉人義之死後且見靈異因為立廟吳中祭五通神者必有所謂太嬭疑即此鬼也噫人莫不善於為盜而亦有風木之思天理之在人心何常泯乎況非其真母而皆能循其教卒化為善不亦尤可取乎世有親在而不遵其教親歿富貴而不思者視五子能無愧乎

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七八百里胡虜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為禮侍時常因言者欲築立為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又春遲霜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城正在此地前胡虜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回復業則是非不可以駐牧耕種也當再詢其所知者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常在定州適知州送馬神胙因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生入揖問之亦然蓋此禮之不講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但不知大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天妃之名其来乆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妃然則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時莆田林氏女有靈江海中人稱為天妃此正猶稱岐伯張道陵為天師極其尊崇之辭耳或云水陰類故凡水神皆塑婦人像而擬以人名如湘江以舜妃鼓推以堯后蓋世俗人不知山水之不可形像求之而謬為此也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皆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為定位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隣今工部委官製衣處有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外今遂為定居

真定龍興寺宋太祖開寶四年新建佛閣甚峻偉公暇嘗從登眺閣五層九間周圍梯道而上壁間有蔡珪伯刻石題名筆法可愛閣中有銅鑄觀音立像其頭上抵絕頂僧人云閣高十三丈銅像高七尺五寸出四十二臂渾身飭金不知糜費若干觀之不勝感嘆登之日為成化丁酉二月之望也昔周世宗以民間之錢詔天下悉毀銅佛像鑄錢賑民先儒深嘉之而宋祖乃復鑄像如此二主之識於是乎可知矣

洮玄谷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一空櫃中其鬓莖莖相結凌季行言褚御史昌徽家人遇雷震死適

身衣皆裂成細條其餘闊狹如一部文敬言其鄉雷擊一佛
殿兩鴟尾皆失去蓋脊甋瓦內石灰泥撤淨如掃而瓦復不
動張汝獮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去其舌
夏乾德御史知新塗縣言本縣一山有雷神甚靈異嘗祈雨
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嘴爪如鷹者三盤旋而飛廟
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稍俱深入寸許
無一差爽瞿世用御史常知崇仁縣一日雷雨中有物墜譙
樓黑色無頭尾其圓徑丈餘不久復飛去疑其為雷神此皆
平昔聞之坐間談雷因併記之誠如此則梦溪筆談所記凉
傘釦器事亦有之

昶

高皇惡君與羊併命移君羊上录舊作䎍云
文皇為夏中舍改書崑舊作崐尹馬文烱欽鎮壓其民改書此
鄉俗相傳三字文書之所始然群崑右字觀韻書可知录字
嘗於山東憲副陳喜所觀趙松雪黑卷見之蓋偏旁上下普
並用
祖宗及文烱所改或者改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甲申
進士龔茂
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老賢對以音與陝西同因命改姓陝
近時山東布政司使胡德盛奏其事適此邊方有驚
上於奏本見其名嫌德盛與德勝相近本改名靖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常被薦徵至京師授春坊諭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經明行修隱居不仕有司嘗應召薦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駕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誚之云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荅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冤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老內官云常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其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復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中某處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啓太后求之果得其處蓋以積塵埋沒寸餘矣使此老閹及老嫗若是不存則典守之死於寃者亦有之矣其後英宗察二人之寃而悔者此也斷大獄可不慎哉

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三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一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

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戴御史用字延獻江西高安人未第時常延一師於家塾師好為人作訟牒用乃却之其俗凡為師棄於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匿處隣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值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傍掠乃自誣服用家用重賞購求能得其蹤跡者踰年忽二人報其匿處乃俾為嚮導果得之事始白後登成化丙戌進士仕至貴州叅議使其無命寧不為寃鬼邪由是觀之民之死於寃獄者多矣此典刑獄者所以不可不慎也

正統年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府州縣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為淮揚鹽運使餽鷄四隻麪一盤楊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態寓於交際如此先季父時客淮揚親聞其事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鎖懸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下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趺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矣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也

山西之石樓永和陝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術名小法子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即死始覺時急求解法則免廣東西人善造蠱置飲食中中之即腹脹死以藥物解之即吐出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形或魚或蛇或蝦蟆而愈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即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腹視之果木也皆聞之其鄉人告以為實有者也造蠱者有之餘則疑而未敢以為決然者記者以備博聞

成化初江淮大饑都御史林公聰以便益之命賑濟駐節揚州令其御史借糧十萬石於蘇州府知府林公一鶚以蘇為兩制矜喉江淮衝要萬一地方不靖或因日久無糧何足以守不許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鶚知大體云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麑觸槐耳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閑字多未為佳句不若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讓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兩家擇配已酉兩姓相當為家近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可作佛女卑為婢女又可為奴

史傳所載脩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陸終氏取鬼方之女開其左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脇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先儒多以為妄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子從右胳下水復上出宋時莆田尉舍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背創合母子無恙二事比前所記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巡按鳳陽御史周蕃奏靈壁縣民家生一子潰母臍下而出創潰處尋愈蓋

覆實以為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亦不誣也愚意創之遺潰其後耳子未生時函胎子公非在腸外空洞處今遺腹而出豈子宮亦潰邪子宮若潰此婦有死無生矣且復無恙此意不可曉大抵理不可窮者即是怪若可以理窮則非怪矣子不語怪矣以其不可窮結故不語耳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商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七八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行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守衛所等軍士永樂年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

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着為常令故今亦無逃者也蓋逃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子孫之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其隱匿脫漏之弊固未能保其必無恐亦不至於今日之甚也

蒙古氏入主中夏固是大數然人衆亦能勝天當若劉秉中許

衛豆然姚樞姚燧郝天挺王磐輩皆宋遺才也使其能如夷齊之不食周粟魯仲連之不帝秦田横與其客之不臣漢龔勝輩之不事莽則彼夷狄之君孤立人上孰與之立綱陳紀制禮作樂乂安於中國哉然則元君之所以盤據中國九十餘年之久實中華之人維持輔翼之而然也秉中華蓋隨世功名之士魯齋先生聖賢之學也而亦為夷主屈邪春秋之法遵中國攘夷狄魯齋於夷狄勢固不能攘不仕如劉因可也吾於是不能無責備焉

急須飲器也以其應急而用故名趙襄之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註云飲於禁反溺具也今人以暖酒器為急酒飲字誤之耳吳音須與蘇同今稱暖熱食具為僕憎言僕者不得侵漁故憎之王宗銓御史嘗見內府揭帖令工部製歩甑云及此器乃知僕憎之名傳偽而似者直駕校尉着團花紅綠衣戴飾金漆帽名曰只孫鵞帽只孫衣名今人有稱執金吾帽者以似是而非也

醫士劉原溥號草窓博學能詩書士范暹字啓東讀書善談二老皆蘇人在宣德正統間館閣諸公皆愛重之原溥蒞官太醫吏目啓東終身衣巾而已意者當時士人皆知自重不肯以官職干人當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學而然今則不然矣言論及此令人不能無感

崑山五保張其兄弟業瘍醫凡求療者必之弟而不之兄由是弟日饒兄日凋落兄妬之欵候其出將甘心焉一日買舟入城兄先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捽其弟舟人懼急榜舟就岸得脫去將訟縣有父老曰彼無天理而害汝今既不得行是有天理也若訟之且將拘繫正佐必貽害舟人不如已之乃已未幾兄一夕瞳至旦目不能開竟成瞽疾而死於貧人以為不道所致也

元制內設中書省外設行中書省故舊時移文中多稱各省今既改行省為布政司而移文奏章尚有稱者今之提刑按察司即元之肅政廉訪司俗稱按察司為廉使按察司多匾肅政字皆踵其舊也揆之時制似亦非宜也在京各道聽事及在外察院多匾正己字諸司則無之蓋誤讀御史故也殊不思天下官人皆不必正己惟御史當然耶

玉篇寄字類如疑乃万俟宿留冒頓可汗閼氏龜茲皆是連綿假借餘如袒免星宿之類半是本字未為奇也今記憶類此者書之讀書有得當不一書

於戲（嗚呼）委蛇（逶迤）齊咨（咨嗟）相近（襍祈）扶服（匍匐）揚休（陽煦）子諒（慈良）惡池（呼沱）曲逆（去遇）休屠（朽除）譙阿（誰何）從史（總勇）陂池（坡陁）取慮（趨廬）毒冒（代妹）末喜（妹喜）楫濯（楫櫂）魋結（椎髻）酒削（洗鞘）厓皆

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内翰季方同游太學俱有文名于時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孫流客京師一日季方過陳緝熙内翰遇其友李思式出揖季方愕視久之問故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遣人延思式至家命工寫真且以予辰云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涕泣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於以見岳公篤於友道之心矣予常評之曰昔人尚有典形之事儗之則子之於其親亦不可無以一鬚一髮不似便是他人父母之說律之則子之與其親亦不可苟但不知辰得此像後何以處之耳辰字時用博學能詩文與李賓之學士有通家之好李蓋岳之婿也

松江一京官養痾家居星士言某年當有不測日以詩酒盤桓園池閒雖比隣招飲亦不出也一日彈琴假山下石自壓死

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咸無委禽者乃決之術士雲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為然後數年閩人子有奄入内府為太監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之見其貌鄙陋耻之不拜而去語左右云此非吾母當更求之也左右覬望其意至閩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歿

威寧伯云公為大同總兵時術士俞姓者一日過職方予問之曰當不久敗也予問當在何年又曰在今年未幾降

勑面諭革爵為民安置安陸州前二事嘗聞之客坐玉之敗則
預所親驗也

周宗伯洪謨之父嘗為長陽訓導作妖魅說言門生何瓚與其
弟飲民家瓚醉歸失弟所在搜　山累日得之木上問其故
云一人引至此今見汝輩來遁去矣蓋山鬼也又門生之父
鄭老者入深山採藥遇木有大菌乃取之行數里有人追語
問曰何以割吾耳當見還鄭老巫者有禳鬼術其人不能加
害而去然情思恍惚迷其歸路後數日家人尋得之邀使歸
固不肯乃執之而歸藥之而醒備言其故如一夢也大抵深
山幽谷中前代避兵而死者故多餒鬼又雜以木石鳥獸之
精人不知戒故有獨行遇害者書以示人使凡入深山者須
持利刃不宜獨行

史書歷城尹公旻罷後朝士多指其招權納賂之跡甚者上章
乞籍其家資之半賑濟山東饑民公旻富未必如是之甚也
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直以待人不誠耳如各部司屬官
之賢能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舉時卻先掌科
掌道官若舉部屬亦先出入中官之門者平日所稱道官卻
不與此其病也又嘗記戶科給事中李楊奉使山西回見代
州等處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整飭兵備副使以專其責兵
部覆奏已蒙俞允及咨吏部乃寢而不行後察之副使談於

刑部年深郎中內以資陞用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陞欲越次他陞又恐機泄故已之即此一事

祖宗時必誅無赦此古之為人臣者所以位愈高而躬愈卑功愈大而心愈小也故能保其富貴而無敗也覬覦京職者不久果陞大理丞後坐其黨調外任

吳中有鬼善淫凡懷春之女多被其污與之善者帛首飾皆為盜致吾崑直義民家一女將被污女曰溼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怒曰吾心獨不正邪遂去更不復來乃知邪不干正之說良有以也

蘇城南人蔡某嘗泊舟京口見一客長軀偉貌鬚髯披腹髭長數寸弊口竊計其有碍飲食乃邀入食店以覘之客臨食脫帽挼髻二簪綰其髭挿入兩鬢長歠大嚼旁若無人食已謝去曰感君厚情何以為報令舟中取一木棍授之云倘舟行有人侵淩當以此示之云翁子老官壓驚棍在此彼必退去後行江中猝遇暴客蔡如其言果不犯而去如是者再始知其為暴客之渠魁威信素行於人故也蔡後死九江客聞之賻以金帛遣人護喪至京口而去夫以一飯之恩在暴客不忘如此其賢於世之故舊無情者遠矣

鈔字韻書平去二聲皆為畧取之義無以為楮幣之名者今之鈔即古之布詩云抱布貿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

是也但古以皮故也皮弊今以楮故曰楮弊耳夫有交子會子關子錢以度牒公據等名皆所權變錢貨以趨省便然皆不言其制惟今中鹽糧有鹽鈔之名結見宋史蓋即今鹽引也今文移中有關子僧道簪剃有度牒鄉試舉人投禮部者公據茶鹽等貨俱有引皆公文耳今文記文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其横書貫例外書禁條門下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貫至五十貫名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年為限新舊易跡元文記鈔之文云以十記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一百記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記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然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蓋始於金而元承其制

本朝沿襲之　聞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但有一貫文者每貫值銀三釐錢二文非復國初之直矣今鈔之制以桑楮皮為之監長一官尺横八尺額上横作楷書云大明通行寶鈔中作皆書一貫二字字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疊篆各四字云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楷書鈔法禁例上下鈐户部印四圍花紋闌

鐲音蜀又音濁周禮古人以金鐲節古註云鉦也形如小鍾韻書文云樂器今人名臂環為鐲蓋方言也近考之蠋桑蟲一名蚅尔雅蚅烏蠋詩鞗革金厄註云厄接音之環形似烏蠋

以金為文今女人金環臂環累有節而拳曲正如蠋形蠋當作蠋音雖少異其義甚明

里人曾孟源常夜行有水當涉遇一舊識云吾負汝過孟源喜從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在此必鬼欲迷我耳乃堅負其背既登岸負者云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豎（堅）忽變為一版抱至民家叩門乞火燭之火焦棺板也擘而焚之自以為不祥自分必死年逾七十而終

荀子曰螾無牙爪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六當作八蓋傳寫之偽耳

陳宗訓者太宜人之伯父涉獵書史事母盡孝每飲食親友家遇時新品味母未嘗必託以疾筯不一下翌旦必入城市買以奉母或遠方難得之物可懷者必懷歸母心樂之至老不衰太宜人事先祖母曲盡孝謹有自來矣

雎鳩楊雄許慎以為白鷹郭璞以河東人謂之鶚陸璣以幽州人謂之鷲黃公紹識其皆以意求之斷以為即今之杜鵑云自蜀人作華楊國志妄稱望帝所化遂有杜鵑杜宇之名而雎鳩王雎世反不識此以五十步而笑百步者也惟朱子時傳云狀類鳧鷖最為得之今吳音謁呼雎為監婚禮好事者

以金為文今女人金環臂環累有節而拳曲正如蠋形蠋當
作蠋音雖少異其義甚明

里人曾孟源常夜行有水當涉遇一舊識云吾負汝過孟源喜
從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在此必鬼欲迷我耳
乃堅負其背既登岸負者云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豎忽變
為一版抱至民家叩門乞火燭之火焦棺板也擘而焚之自
以為不祥自分必死年踰七十而終

荀子曰螾無牙爪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
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六當
作八蓋傳寫之偽耳

陳宗訓者太宜人之伯父涉獵書史事母盡孝每飲食親友家
遇時新品味母未嘗必託以疾筯不一下翌旦必入城市買
以奉母或遠方難得之物可懷者必懷歸母心樂之至老不
衰太宜人事先祖母曲盡孝謹有自來矣

雎鳩楊雄許慎以為白鷹郭璞以河東人謂之鶌陸機以幽州
人謂之鷙黃公紹譏其皆以意求之斷以為即今之杜鵑云
自蜀人作華楊國志妄稱望帝所化遂有杜鵑杜宇之名而
雎鳩王雎世反不識此以五十步而笑百步者也惟朱子時
傳云狀類鳧鷖最為得之今吳音謞呼雎為監婚禮好事者

必求鷙鷙王雎以備名件蓋非尚珎異鷙鷙取其匹而有恩
王雎以其摯而有別也
文武諸司之設各有正官主之如五軍都督府則左右都督通
政司則通政使大理太常鴻臚光祿等寺則各寺卿國子監
則祭酒大醫院則本院寺欽天監則本監正上林苑監則左
右監正是也近年各以遵官處之中軍都督府英國公張懋
右軍都督府保國公朱永皆太子太傅左軍右軍都督府定
西侯蔣琬前軍都督府新寧伯譚祐後軍都督府襄城侯李
瑾皆太子太保通政使司張文質太常寺劉岊鴻臚寺施純
皆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大理寺工部尚書杜銘光祿寺艾福
國子監丘濬欽天監康永皆禮部侍郎大醫院判通政司蔣
崇武上林苑監判右通政李孜省此亦制度之一變成化巳
巳記
癸辛志云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為純
品也此說殆非蓋金銀謂印青紫謂綬或謂所佩魚袋乃服
色耳古人有金章紫綬紫袍今時文武極品俱無金銀印亦
無紫綬又紫為禁色臣下無敢服者惟四品以上緋袍金帶
七品以上青袍銀帶此即金紫銀青之遺制也
巡撫官永樂間已有之然僅設於要地耳洪熙宣德初年添設
漸多當時侍郎通政大理寺卿一惟其人不止都御史景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来悉置都御史初意蓋以御史在外多浮薄不遜以此鎮
之耳以今計之亦大盛矣蘇松等處鳳陽等處宣府等處順
天等處保定等府延綏等處甘肅等處河南山東山西遼東
大同寧夏陝西湖廣江西兩廣雲南四川貴州福建凡二十
人内署銜不同者兩廣曰總督軍務兼松等處又曰總理糧
儲鳳陽等處曰總督漕運遼東湖廣雲南皆曰贊理軍務山
西曰提督鴈門等關保定曰提督紫荆等關順天等府曰整
飭蘇州等處兵備餘止稱巡撫鄖陽等處曰撫治蓋主流民
也其推舉各邊及腹裏干涉軍務者吏兵二部會同干涉錢
糧流民者吏戶二部會同惟總督漕運吏戶兵三部會同江

西福建山東地方有事則涉之事寧則革之
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
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清虜副將軍寧夏曰鎮西將軍甘肅
曰平羌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
蠻將軍皆𣏌葉篆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目其印曰漕運之印
疊篆文若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蘇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
將軍印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漕運糧儲共一百萬石彼時未有
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
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

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用四百萬石洪煕元年始統
總兵官督運鎮守懐安此設總兵官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
書黄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
印八年公甏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丘亮充左右副
總兵同管正統四年乃以馬興充總兵張節充叅將此設叅
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
漕運之始也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只於
本衙門任用不令出為府州縣官蓋有深意存焉大醫院官
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蓋此流醫樂有効則奉
特旨陞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職欽天監官年六十以上者
俱勒令休致罷革傳奉冗官則醫院官皆在其列計無所出
則請
旨去留由是權移宦寺而賢否混淆矣
鄉民有子患瘡疹備牲酒祈神語拙不能致詞乃要其婦翁祈
之翁之孫適亦患此疾翁乃對神私祈其孫之疹時婿拜於
後恠其詞不揚膝行聽之知其然亦不言之俄而翁之孫愈
婿之子亡婿由是甚怨之以其情訴於人人以為笑談云成
化間一巡撫都御史被訟於朝其親有官給事中者巡撫乃
以重賂托之賂中官求援給事以為己物奉以求進由是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陞吏侍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又兵部尚書缺一人兵侍欲
得之其親家有為刑書者素稔中官遂托之納賂刑書為之
已謀一如給事於是去刑而遷兵兵侍知之忿恨疽發項死
時論鄙之此二人與夫翁之御其壻者甚類嗚呼一為大臣
一為諫臣其為盜竊之行如此彼閭閻小人何足責哉
南京妓女劉引静幼為一商所眷商死劉為持服歲時脩齋設
祭哭泣甚哀日以女紅自養贍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
商家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焉
劉不從而上京師部七公子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常
眤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妓即削髮觧足紈為尼署實石某京
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自金萬
兩寄所眤妓某家後數年
赦回妓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富貴之地而谿壑無耻
當變故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之中有此卓異
者人性之皆善豈不信哉然則觀者未可以其類也
朝廷近建三官廟規制弘麗肖像莊嚴其費皆出內帑不煩有
司工成內府各內官及文武諸司大臣俱往瞻禮蓋
上承母后意而羣臣將順之也兵書淶水張公問予三官所由
始嘗考之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
斗米道而魯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

鬼卒祭酒等號有病者令其自書氏姓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流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始於此予既以復張公且為評云水為五行之一生於天而附於地非外天地而為物也今以水並列似為不通之論若其使民服罪之書水官者流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者既云上之天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則山非地乎其誣惑蚩蚩之民甚矣

大𤨏子中消白日小兒車上看青天此邵康節先生詩今人呼盛茶酒器為𤨏有自來矣然此字亦後人方言所增韻書無之

檀弓記孔子居宋見司馬桓魋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初疑所謂石椁若今合石為之不應若是其難也弘治戊申之春舟過徐州約三十里聞鄉人言其地有河山山寺下有洞為古蹟甚奇乃命艤舟一登讀眉州萬閣老所撰建寺碑乃知即所謂宋桓公懸葬處也其隧道當南向今已在佛殿下矣佛殿後有一穴可入石椰約高丈餘其深得五六步其廣半之兩旁又各鑿為夾室狀每處可容十人蓋四周一全山因而劖其中耳是宜三年而不成也蘇長公遊此山時蓋以蕩然金椎之餘矣今古壁所刻賦蓋後之好事者為之其稱洞山者以石椁為洞也

近見二文士有三年服者同送鄉人之喪一人束孝帛一人不束人問之不束者云重不可加輕束者云斯須之敬聞者質予當以何人為是予曰若論小節二人皆是若論大體二人皆非蓋父母之喪雖出門弔問亦不可况可送之出郊乎今既往弔矣且受其帛矣又出送而曰重不加輕是所謂加寸木於岑樓乎如或以為禮尚往來使子弟行之可也

唐詩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十字鋤歷解云穀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雨其穀於水也讀為上聲者未知孰是

梅聖俞河魨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魨當此時貴不數魚鰕而吾鄉俗語則云蘆青長一尺荻與河魨作客主蘆青即荻芽也荻芽長河魨已過食不食之矣而聖俞云然予嘗疑之後觀范石湖吳郡志始知此魚至春州泝江而上蘇常江陰居江下流故春初已盛出真門則在二月若金陵上下則在二三月之交池楊以上英春始有之聖俞所云殆池楊當塗之俗而歐公所謂羣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為美則又附會之說非真知河魨者也

觀獨目聞獨耳然佛書有觀其音聲之聞杜詩有心清聞妙香之句正猶鳥而可牝牡言獸不可以雌雄言易有牝雞詩有雄狐文字中活法可以意會而不必泥於陳言也

蜃氣樓臺之說出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蜃為大蛤月令所謂雉入大海為蜃是也或為蛇所化疑即所謂蛟蜃者是也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濱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之傳道疑以為蜃氣所致長公海市詩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晚不復見公禱於海神之廟明日見焉是又以為可禱而致非蜃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其峯巒疊翠叢欝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既霽旭日始興其山嵐凝結城廓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驟於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青妙筆蓋盡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耶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皆山川之地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祈蓋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況此老素善謔安知其不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

虞邵菴作朱澤民母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施夫人疾病歎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之山原使穿壙以為藏施夫人曰異哉吾夢衣冠偉丈夫来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别有刻在旁曰此石爛人来换石果斷矣其祖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土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夢衣冠復來曰感夫人之盛德真得為夫人孫矣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為孝感所致德潤澤民名也澤民仕元為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今朱文天召御史之高祖審好是則澤民乃陸公續後身也予嘗觀前代採環覓刀等事猶未信今觀此文則知天地間異聞蓋不無也漫記之以資談處

楊廉夫先生號鐵崖高才博學攻古文辭國初名重天下從游者極其尊信觀其正統辦史鉞等作可謂無愧古人已若香奩二集則皆淫褻之詞予始疑其少年之作出於門人子弟濫為筆錄耳後得印本見其自序至以陶元亮賦閒情自附乃知其素所留意也按閒情賦有云尤蔓草之為會誦召南之餘歌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鐵崖之作去此遠矣不以為愧而以之自附何期悖哉近時序林和靖詩謂鐵崖西湖竹枝固非雅製然猶戲而未至於謔也使其見此不知鄙之薄之又當何如鐵崖樂府福建崑山有刻本香奩續奩惟崑山有本若有識者當為删去則忠於鐵崖至矣後又有楊東里䟦語玩其辭氣斷非東里之作蓋好事者盜其名且記此以俟知者

魏將軍某年七十餘披甲上殿及隨鑾輿出入不減少年人問其平生事云年四十五時已絕男女

之歎周和尚毘陵人流落京師年九十餘遠路能步行鬚髮不白予嘗問其得何脩養之術云無他術自壯年能節慾耳且夫人之精液度與女子能生人若能保身存留豈不能資生自身耶太倉畫士張肇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嘗問其何脩而致云平生慾心頗淡慾事能節或者賴此耳無他術也

毘陵謝應芳子簡常論三高祠不宜祀范蠡云秀應嘗望吳產也吳人眎為東家立是已鴟夷子皮始終事越間已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讐乎惟其功成名遂遁跡而去其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稇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畜轉物逐利復積畜鉅萬太師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辭漢從赤松子之游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為此由是觀之謂其人為貪為穢亦不為過尚何氣節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讐於理其可乎𢧵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泰伯仲雍延陵季子其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為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遵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

以季鷹魯望列之後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庶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功古今一致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此言具於閭上饒齋政書云自志方議移文有司會世變而止按此言蠡進美女獻寶器以啓滅吳之謀私西施殖貨利而無潔身之美大率皆前人所常道其言吳有三高人未之思一段則前人所謂發也

釋氏之有佛菩薩猶吾儒之有聖賢今人凡遇道家所祀神像一切皆稱菩薩此亦識者所笑也

先儒謂詩傳有本韻不必叶而叶者今細察之信然如吉月三章其祁孔有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皆叶羽已然有友右皆從又有吳人自來呼又為以音但不通於天下其不必叶也又如隰桑遐不謂矣傳云遐與何同若以聲音相同則今常人吳音稱何人為遐箇是已其引鄭氏云遐之言胡也則又以義不以音矣

嘗讀周禮註疏厭其大繁後得周禮集說頗愛之然缺地官一卷惜其未為全書近得周禮句解乃先儒朱周申翰所緝成化間陜西提學僉事五福天賜所刻板也愛其簡明時留左右以備考按間有舊記一二求之不得乃敢周禮本文校勘

之脫漏甚多如天官脫𢿘臣𡠗采二十條共九十三字又各條共漏一千一百五十四字地官脫漏誦詞山虞林衡澤虞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凡一十一條共四百三十六字又各條共漏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二字春官脫冢人墓大夫職喪喪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凡八條共五百一十三字又各條共漏一千五百六十三字夏官脫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方相氏隸僕巫馬牧師因師圉人凡十條共三百一十字又各條共漏一千一百三十六字秋官脫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蜡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哲蔟氏剪人赤交氏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凡十八條共六百三十八字又各條共漏三千七百九十七字共計脫漏一萬三千七百零七字前人說九經字數周禮字凡四萬五千八百六字今脫漏如許決非原本缺文意五公繕錄之時只知付託能書之人更不問其賢否彼偷薄山人視此為不急之務是以厭繁取捷刪節至此彼特欲行其奸狡之計而負人之託壞人之事皆不顧也由是觀之則凡整理文事不宜但委方幹之人必須察其素有德者托之庶能忠謀敬事不負所託也常欲求完本補之而未能姑記以俟好古君子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晃叱皁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寓府入見後公召晃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晃為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以隆重之晃字士章嘉興人在崑庠時年考月試賞罰明信弟子多所作成至今論師道者必首稱之詳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

嘗聞中官談漢府事因問漢庶人所終云庶人初被執繫逍遙城一日宣廟欲往觀之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其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久而神思乃寧始自悔亟命壯士舁銅缸至覆之缸約重五百斤猶覺頂負而動積炭缸上如山然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亦不知其處矣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微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本日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祥異所未聞也

凡軍前紀功南蠻首三級為一功北狄首一級為一功凡婦人首級受賞而已不陞官北狄婦人面與男子無鬚知不異故報功者多雜以婦者充數莫能辯也嘗過都督馬儀談及此儀云辯之亦有法紀功多文臣不知此法耳第投水中仰者婦人俯者男子予嘗聞水中浮屍男俯女仰此陰陽定體之

妙雖人力翻覆之終歸其舊未知人首亦然儀在邊最久必
嘗識知其然也

蘇子閶門一店家專舘賣玉石回回
家去不復至店家疑其無後以其財用營置產業俄成富翁
及回回之子至店家匿其財之數其子亦不知虛實欲質之
於官無據也乃量資路費而遣之後生一子嗜酒輕財凡敗
家之事無所不為父不能禁縛之空室中其母戀之從壁隙
窺見乃回回也急報其夫且窺之夫嘆曰此天算我耳遂縱
之後數年家貲蕩盡而此子亦死聞之浦貢士云此事雖涉
荒唐然亦可警昏匿人財者

積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素
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癡還癡二書之說
此小人謬言也癡本作瓻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瓻為贄還時
以一瓻為謝耳以書借人是人賢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
豈可但以癡目之哉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為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朝廷之聽
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封皆自
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無幸免者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
本言
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

旨意出即繼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
後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許
奏左右內臣外戚大臣者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
俾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
祖宗關防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可勝嘆哉云汪直
專政恐天下議已故有是舉若果始於直是非出於
朝廷意言者當議復之可也
成化末年太監梁芳韋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進奉啓
上好貨之心由是倖門大開富家子弟各以珍異投獻求進
而無名子乃於各寺觀聚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
內原任中書序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大僕少卿等皆白
身人得受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勳戚厮
養凡高貲者皆與並進名曰傳奉蓋命由中出不由吏部銓
選故曰名器之濫無踰此時未幾以脩變星弭廷議革之稽
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十六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
悉革職勒令原籍閑住不在錄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蓰未
暇籍也
林司寇聰家一日火起雞窠不為意後起屋壁器物牀褥間不
已甚至起於衣袖林曰相煎何太急未幾病故崑山布衣沈
誠學家嘗煑粉團一鑊金變色如血家人懼不食取以飼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狗亦不食誠學不久故大倉部指揮梁家煮猪頭二鼻孔中湯歕起高尺餘氣臭不可聞無何梁敗

鴨脚樹實如杏而其核中之仁可食故曰杏仁今云銀杏似是而非也

陸展染白髮以媚妾寇準從白髮以永相皆溺於所欲而不順其自然者也然張華博物志有染白髮法唐宋人有鑷白詩是知此風其来遠矣然今之媚妾蓋鮮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耳吏部前粘壁有染白鬚髮藥修補門牙法觀此可知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7010850 v.50

菽園雜記卷之十　　　　　　國朝典故八十二

予未第時未嘗作詩餘天命己卯赴會試夢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題予為一闋與之既覺猶記其半云一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漬雨此是怡情處及下第歸讀書海寧寺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宛如夢然癸未會試嘗夢人贈詩云一篙春水到庖渾入時不見波濤痕霹靂為我開天門至期貢院火蓋術家有霹靂火之名而到庖渾不見痕如其兆也成化癸巳初入職方夢訪李閣老題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聽騎馬夜還家戊戌在武庫時夢為小詞云風剪剪花枝榧鈴索一聲驚臥犬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期不來半窓明月朱簾捲乙巳居憂時夢為一詞云海中種珊瑚遠意為兒女十年失採掇一枝邊如許俱未解其何為也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四季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祭惟冬至合祭于南郊名天地壇壇上又有大祀殿以為行禮之處聞議禮之初
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宋臣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祭天於圜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岳鎮海瀆則凡麗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神州地祇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嘗言既祭社則城隍不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無議論抑嘗言之而莫能回耶

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時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以晦菴先生之所傳註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會齋二南相配圖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矣數年之疑為之一祛蓋會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為後人思召伯而何彼襛矣為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為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大意以為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庸或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配以為圖其見亦卓矣使曾齋生於晦菴之時得於商確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則非予識所能道也

醫書言瘦人驟肥肥人驟瘦皆不祥同年薛為學登進士時體甚肥及為御史忽爾瘦削未幾公幹鄖陽一疾而歿聞歿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此尤可異也

徐州百步洪呂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巉巖水勢湍急最為險惡正統間漕運參將湯節建議於洪傍造閘積水以避其險閘成而不能行遂廢成化年間工部主事郭昪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餘塊又鑿洪中河道纍石修砌外洪堤岸一百三十餘丈高一丈八尺

四尺　　門一丈

王忠肅公翶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

朝廷邪君前臣名是如何說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傍與一舊識內監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第十篇否主事以曾讀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你嬉笑處後生如此輕薄邪蓋奉天門

御搨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
謚可無媿矣
憲宗皇帝受終日
英宗遺言免用宮嬪殉葬此最盛德事故
憲宗皇帝亦有命不用遵先訓也於戲
英宗一言前足以杜歷代之踵襲後足以立萬世之法程自黃
鳥興哀之後僅見此耳豈非不世出之
明君哉今日聞諸中官謹記之
宋朝臣僚受恩典者皆上表謝恩凡上遵官皆用啓故當時有
王公四六語四六嘉話等書大率駢麗之文褒頌之語俱於

治體無補
本朝表箋皆有官降定式惟每科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
公侯伯初封謝恩出自臨時選文上朝廷封事謂之奏上親王
謂啓亦皆直陳其事不用四六體是以文臣文集中無作啓
者去華就實存質損文亦士習一變也前代公移多繁文洪
武初亦頗厭繁乃降體式職方職掌邊務覆奏封事頗多事
必引援經史斷以大義比諸司章奏相逞文墨蓋故事因襲
如此至有行宜掌司時一奏之中引經太半而處置事體處
反欠精詳人頗厭之予竊以為邊方有事只須斟酌事體非
賣弄文學時也故凡覆奏止就事論事不急繁文一切損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惟本部有所建明及評議議事條件應引經史者畧引為證庶使詞理簡明盡對君之體聞天順間職方奏内引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兵書抹云乃其有備四字云何用如許字訣司云此經句不可去也兵書以輕薄比之諸司聞之以為談笑

車字昌遮切考韻書云輿論之總名今觀凡器之運轉者皆謂之車則車字有運轉之義如桔橰汲水曰車水轆轤挽舟過堰曰車劚紡紗具曰紡車颺谷具曰風車練絲具曰繅車汚者歛繩具曰綠車漆工漉漆具曰漆車規土曰車旋皆以其有機軸能運轉也至於搾油者曰油車梳工製梳骨角工製簪木皆曰車皆未可曉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陞在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官於

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掌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與赴內府查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慎重如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倫捁送武選查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其間罪大惡極非人所為者蓋亦有焉故予嘗謂不觀貼黃用寶不知軍職之所以重記此以示武弁之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盗兵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内外居民予嘗以曹叅遺後相獄市并逐客之說止之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乃奏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為盜悉送繫兵馬司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寺傭工皆聞風匿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中公始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抛繫覊居者公益懼乃促畢事弟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尔擾下無補於治也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叅事止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但可備觀美而已大是無用之物或以其大荷葉襯蒸麪食然夫人有癥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是亦不可用也聞諸瘟者以其根飼之漁泛者以其幹挫削投池中則已未之試也

蕎麥之蕎韻書無之本草有之蓋宋人所增耳道藏中有藥石尔雅一卷乃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以粟黍蕎苣麥為五第則此字之来亦久矣

國初懲元之弊嚴刑峻罰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曲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洪武錢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常見有之今

復不見一文葢銷毁為器矣實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值銀三釐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之地耳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减一等云尔民間全未之見况復有讀者乎

洪武韻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内體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問朝野往往仍用唐韻未嘗有從洪武韻者

江西一道士善異術上官多禮貌之按察某副使獨不信術士欵自見請以術為戲許之乃剪紙為二刀作法戲之二刀即飛起交舞於前冉冉近副使副使端不動俄而撲其面副使以袖拂之術士乃収刀而去但見副使雙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不知所之聞之江恒嬾進使江西云然

杭州本秦漢會稽郡地隋開皇九年始置今名治錢唐鳳凰山之右五代吴越王錢鏐即州建國謬之後納土於宋羅國為州宋高宗南渡以為行宫而徙州治於清渡門北浄因寺故基今府治是也洪元入

皇朝因之而三司竝治於此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治在清河坊元治江淮行省即宋秘書省基為治改曰江浙行省至正二十六年十有一月

皇明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洪武元年改今名浙江都指揮使司治在布政司之西洪武三年十一月開設杭州衛都指揮使司以元行宣政院故址為之八年十一月改今名浙

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治在前洋街紀家橋東宋大故基也置
江南浙江道肅政廉訪司洪武初改今名治仍原舊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贄均兩浙雜稅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贄以為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以為王民豈宜復循偽國之法上從其稅故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定式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有子五皐准覃鞏罕准之子為丞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澤歟出紹興志

浙江布政司土地神塑一青面鬼物題曰青面使者縈郍羅之神嘗言於左方伯徐公欲去之徐云事有急於此者乃知世以安靜得名者多從事不更張取之常記南京吏部土地祠每月朔望部官同司屬展拜其神塑像與夫人並坐列侍衛左右予始到任見而鄙之時樂清章恭毅公為右侍白於公去其像代以木主不久未幾公改禮部適全權司務事乃以土偶沉於井旛幢皆火之大書木主云南京吏部土地之神人皆是之

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拉服者下體虛奓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絃貫其腰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洪治初始有禁

例

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雖中人所能知而氣數之變事機之来奇怪特出雖上智大賢有莫能預為之測者陳同甫常以平生有坐料物世事之癖自負其酌古論云符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枯自以為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此以定理論也孰知百年之後元氏入主中夏混一華夷自開闢以来所未有也然則宋非中國而蒙古非夷狄也同甫獨不思婦人不可加於男子猶夷狄不可加於中國數百年之前亦嘗有婦人易姓改號君臨天下如武明空者矣而何獨以中國夷狄槩天下後世而為此確然不易之論哉

憲宗朝未嘗輕殺人末年殺二人於心最痛快游民王臣者以奸術游貴戚之門常從大監王敬江南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勝騷擾事發棄市傳首示於蘇州等處百戸韋瑛者常為大監汪直者羽翼生事害人之心未已也嘗掩捕百姓千餘人告變

上命會官鞫之則皆誣也蓋瑛葉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及坐

棄市示首於其掩捕之地
嘉興之海塩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耻為之其扮演傳記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不知浙之人何以悅而尚之其應為婦人者名粧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予每見之為之惡嘔不能正視然不肖者多狎之甚至令姬妾為之梳整者而又相恁與通笑語潛被汚染者有之事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屬保舉寓京師部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為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謗以畫得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裒金為斂之

近有鍾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畫輒以此傲人無何依託官府聲勢詐取人財事露問發充軍閒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壁屋雖陋不掛贓金賊畫也古人看畫一要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黃廉士幹草書即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墨跡其嫉惡如此

杭州府每歲春秋祭先聖及社稷山川二壇皆布政司官主之

如先聖固天下之尊而二壇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內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統十一府却只作所治處一府祭主此等禮制頗有窒礙不知當時儒臣議禮何以慮不及此

大明一統志即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如成之初修時學士錢原溥為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是民數朝廷之所重也茍在所當志何傷繁之慮耶如此以為戶部有數而不志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耶文達既自用而彭呂諸公又皆務為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但戶口之登耗無徵而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浙江各府縣布政按察司在府城者大率規制如一各縣者按察分司各宏敞整麗布政分司多狹隘朴陋初疑按察能提問官吏貪汙者懼致罪而然後至各府縣偏覽志書見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間布政分司至正統七年以後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蓋

國初糾察諸司讞審庶獄在內從各道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官處分其時御史建員未廣有事則奉命而出事竣即還巡按亦未有專官故按察之官執專而權重今分巡官各有印

章此可見矣其後分道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體勢由是始
輕且御史所至更無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按察分司
既矧於經畫官府之物則廣狹豐儉得以如意為之故其規
制多寬廣又以御史所寓禮宜致隆故有司以時修飾而華
美中度布政司職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宣德正統以来
添官稍多有司始議置分司其地率多即官府棄地為之故
規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臨不過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
而修葺怠焉是宜其宏敞整麗不如按察司也此蓋理勢使
然耳非有意而優劣之故虛心觀理無不燭疑心待人則人
鮮無過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各府州縣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愛之摘
此四句命黃庭堅書以刻古更今名耳近見紹興察院石刻
高宗題其下云近見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
味旨意是使民於今不厭宋德也云云後有端明殿學士左
朝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權邦彥特進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部江淮判浙諸
軍事呂頤浩等跋語以為五代之於邊民赤子新去湯火太
宗皇帝哀矜撫綏寄在守令乃發大訓垂諸庭石云云高宗
謬語其祖或出寡聞而權邦彥等皆文臣未必無知者又從

而從吏從會如此可笑也已全文二十四句詳見蜀志弁史學指南

莊子云處蓬藿者聞人足聲跫然而喜跫然入行聲二字當屬上聞近見浙江新修貢院記有云聞玆盛舉跫然而喜是以跫然為喜意也未知何據

幼嘗入神祠見所塑部從有袒裸者臂股墨畫花鳥雲龍之狀初不諭其故亦不暇問也近按温台等處見國初以為雕青事發充軍者因詢問雕青之所以名一老者云此名刺花綉即古所謂文身也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為此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為勝洪武中禁例嚴重自此無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見即文身像也閩古之文身始於島夷蓋其人常入水為龍文以辟水怪耳聲教所既之民以此相尚而傷殘體膚自比島何哉革之誠是也由是觀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嚴明無有不可易者彼以民俗在所當順或以為政事當先所急而不為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常聞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處草青故曰青塚朱温殺唐昭宗於椒欄殿前血浸地處今生赤草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者不可見岳墳嘗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然後類為中上子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駮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乃知告身非誥勅即今文憑類也嘗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皆給黃紙印本符一通疑即告身之遺意文憑乃後來所更定主意在關防奸偽耳故到任即繳上之

景泰初河決沙灣東大梁口朝廷命翰林侍講徐公有貞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治之其勅修河道功完之碑徐公自撰弘治二年河決封丘之金龍口朝廷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公昂為戶部左侍郎往治之其治河記乃南京吏部尚書王公㒜撰從東昌府知府趙琮之請也徐公凡自稱云臣有貞其書治水官左云工部主事臣祤叅議布政司事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藺等王公自數稱而巡撫都御史則山東錢鉞河南楊理鳳陽等處李昂保定等處張鼎巡按巡塩山東河南等處御史則杜忠陳寬張

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乃知告身非誥勑即今文憑類也嘗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皆給黃紙印本符一通疑即告身之遺意文憑乃後來所更定主意在關防奸僞耳故到任即繳上之

菽園雜記卷之十一

景泰初河決沙灣東大梁口朝廷命翰林侍講徐公有貞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治之其勑修河道功完之碑徐公自撰弘治二年河決封丘之金龍口朝廷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公昂為戶部左侍郎往治之其治河記乃南京吏部尚書王公㒜撰從東昌府知府趙琮之請也徐公凡自稱云臣有貞其書治水官左云工部主事臣祁㮚議布政司事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蔺等王公自敷稱而巡撫都御史則山東錢鉞河南楊理鳳陽等處李昂保定等處張鼐巡按巡盐山東河南等處御史則杜忠陳寬張

晁陳璧鄒魯馬良王孫衍部官則郎中吳瑞吳琇婁性主事莫聰黃肅謝縉欽天監官則漏刻博士李源三司官則山東左右布政使王道吳珉叅政沈純副使閻仲宇河南左右布政使徐恪張岫按察司侯恂副使傅希說僉事史俊都指揮劉勝知府則開封衛奐東昌趙琮太名李瓚河南謝文皆稱臣徐公書官佐甚簡蓋不與修河道者皆不書且親奉勑行事碑又出已作其稱臣為宜王公於地方官僚不拘曾否治河皆書若今鄉試錄前序然記又且非上命又非已事一切甚至書丹篆額者亦然二公皆為翰林老手其不同如此未知何者未得體也

瑯琊郡名韻書云今沂州一曰滁州當以沂州為是齊景欽遵海而南放於瑯琊是也滁州乃山名耳韻書吳矣

家有化書一冊云宋齊丘撰宋學士景濂諸子辨云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非也作者終南山隱者譚峭景昇齊丘竊之者也後見一書有云景昇因游莘山道過金陵見宋齊丘出化書授之曰是書之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齊丘以酒飲景昇雲之盛醉以革囊裹景昇縫之投深淵中奪此以為已書作序傳後有隱者漁淵獲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齁睡囊中漁者大呼乃覺問其姓名曰我譚景昇也宋齊丘奪我書沉我于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

者咎曰化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入世矣吾睢此囊中得大休歇煩君將革囊再縫而復投斯淵是亦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沉之齊立後為南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記齊立奪書頗詳而似涉搖誕化書道藏中亦有之云真人譚景昇撰沉淵是若信有之景昇其所謂真人也耶

嘗於客坐聞一醫者云酒不宜冷飲頗忽之謂其未知丹溪之論而云然耳數年後秋間病痢令此醫治之云公莫非多歡涼酒乎予實告以尊信丹溪之言暑中嘗冷飲醇酒醫云丹溪者熱酒之為害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也服藥餌一二貼而止予因其言而思之熱酒固能傷肺然行氣和血之功居多冷酒於肺無傷而胃性惡寒多飲之必致鬱滯胃氣而為停飲蓋不冷不熱適其中和斯無患害古人有溫酒暖酒之名有以也

宋祥興二年己卯胡主忽必烈滅宋大興胡教任胡僧拊迓等滅道教十月二十一日盡焚道藏經書是日火焚胡廟僩中等寺一十三處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三人雷震死相埋等一十九人及張伯淳王盤等五人北方奉胡教者以非時雷震為懼每年至是日拜天謝過出類時類記此事若信有之神異甚矣但恐是道家者流附會之說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見道明者固不

忌也或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神祇必用宰殺故忌之今人多有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也此說有理然其事非始於宋蓋始於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天下每年正五九月並不行刑所在官司宜斷屠殺蓋意宋因之而益嚴耳詳見揮麈新録

古稱肩輿版輿筍輿兜子即今轎也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轎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云乘轎始於宣德成化間始有禁例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宋儒謂乘轎以人代畜以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顧騎處緣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所能行兩人肩一轎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可執一論也

諸司職掌是唐宋以來舊書

本朝因而損益之者嘗見書坊小本戸部所屬民度支金倉四部刑部所屬憲比司門都官四部蓋唐制也洪武二十三年改戸刑二部所屬皆為浙江等十三部後又改六部子部為清吏司然今衙門名目制度改革官員品秩事體更易又多與國初不同亦多該載未盡者衙門名目不同如吏部所屬文選等四清吏司舊云選部司封等部鴻臚寺舊云儀禮司之類是也制度改革不同如北平都部按三司今改為順天府并直隸府衛承天門待詔觀察使中都國子監欽天監五

軍斷事司蒙古衛今皆裁革㫺有左右春坊詹事府之類是也官員品秩六科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給事中行人司正俱九品各衙門司務行人皆未入流之類是也事體更易不同如兵部之整點軍士飛報聲息㫺屬司馬部今屬職方清吏司之類是也該載未盡者如兵部之將官將軍勇士之類是也必得刪定增廣成書使一代之制粲然明白垂之萬世而足徵可也惜乎言官未有議及此者

鄼有二音一則肝切一才何切皆地方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酐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楊震三鱣事音當作鱓若作本字則其魚長一二丈觀雀豈能兼致乎近見翰林人一詩有只恐留侯笑鄼侯之句一詩以鱣押入天子韻皆失之矣

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祭社稷雷雨風雲山川壇以守禦武官為初獻文官為亞終獻洪武十四年定以文職長官行三獻禮武官不令與祭禮官之議大抵謂有司春祈秋報為民祈福文官職在事神治民武官職掌兵戎務專捍禦古之刑官不使與祭而况兵又為刑之大者武官不令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然當時但言社稷等神而不及先聖此固主春祈秋報立說不以報本於先聖者不當以是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抑豈不以古者出師受成釋奠皆必於學故畧之耶宣德乙
卯各處軍衛俱得設學春秋二季皆武官主之學官分獻而
已使當時議禮者兼先聖廟祭而言則今日武官主祭與禮
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亦若先預為之地者誠可異也
嘗聞父老云
太宗初入求大統之意袁珙之相有以啓之近見姚少師廣孝
撰珙墓志有洪武間
上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既拜受即沐浴戒行李
而起及見
上大悅於是肅恭而前面對
聖容俯仰左右一月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
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寬地容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一
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鍾實乃蒼生聖主太平天子
也年交四十髯鬚長踰於臍即登寶位時
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洪武三十五年
壬午六月十七日
上誕膺天籙嗣登大寶因感先生昔言之驗於是
勅遣內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
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珙别有紀云洪武二
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觀此則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宗之有大志久矣珙之相特決之耳珙字廷玉鄞柳庄勤人
相術之妙詳見九靈山人戴良所著傳
河南湖廣之俗樹桌將死以沸湯灌之今浹洽即復茂盛名曰
炙樹竹林時車水灌之故其竹不桌
宋朝崇信道教當時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鬼神少有不封
爵號者如上虞曹娥立廟表白始自漢世京是以示勸矣宋
大觀四年八月封為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為靈孝昭
順夫人淳佑六年六月封為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又封娥父
為和應侯母為慶善夫人各有封勑尚存予嘗謂當時中書
雀官一半歲月與鬼神幹事其大言之臣尤為孟浪如漢碑

言俄父盱能按節歌舞婆娑樂神婆婆盍其放和應侯
勑乃云尔迎婆娑之神至於溺死其命矣夫不亦可笑乎
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神革去前代
封爵名正言順真可為萬世法矣弘治壬子四月曾謁此祠
守祠者出宋勑觀之且得察卞所書邯鄲淳碑榻本然娥之
孝豈待爵號顯哉今其江其鎮其館驛監塲灦堰急遞鋪之
類皆以曹娥為名蓋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藝而官之
試不中者不得輙入選老而無子者月給全俸早亡而妻守
寡者給俸二石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粮三石十年

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後有子不准襲令為民無子而有孤
女者月給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止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
未襲者亦給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子弟應優給者
月給半俸出幼即承襲者免調別衛年二十以上者俱調衛
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天征討得功子弟者俱容至十
六歲承襲且免比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俸十年後有子
俱准承襲父犯罪監故承襲者不拘年之長幼一例免調衛
孤女優養者不拘出幼至適人始住給凡事優厚於舊名曰
新官而以開國功臣名曰舊官予官武選時嘗竊議以為
高皇起布衣得天下於羣雄之手
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親其難易固當有辯而待功臣
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體似未穩當常欲建白其事而一之
使法制適均事跡不顯未久外陞而止記以俟同志者云
寧波奉化縣有鮚鮬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攷之志書引顏師
古云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埼鉅衣
反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今埼作鮬韻篇並無因印文之
誤耳嘗聞吾崑盧公武先生知兗州視篆初見兗誤篆作衮
嘗奏請改之
高皇以公武議其政幾乎得禍意者鮚鮬之誤非無知者亦因
循莫之究也耶

梁三伯祝英臺事自幼聞之以其無稽不之道也近覽寧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為鄞令病且死遺言葬清道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山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白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効勞於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世傳元荅吉太后寓懷慶時惡聞蛙聲傳旨諭之遂不復鳴及僧法術禁蛙池事蓋皆後人附會之說耳吾崑城半山橋人家夏月不設蚊帳而終夜無蚊餘杭抵富陽各縣皆深山茂林中暑月不聞蟬鳴渡江至蕭山界則蟬聲滿耳觸類長而之乃知蛙事之妄也

駱賓王靈隱寺詩有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之句釋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橋緜渡石屏風橫截其上赤城山即天台山之一也又引顧凱之云天台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壑之澗長闊之天台人亦極誇其幽迴其絕似非人世所有者壬子七月十八日與潘侖憲應昌乘輿往觀跋涉嶺澗行三十餘里至其處路極險僻蓋天台諸山之水自西

北流者中分二派以下自南一下自東皆會於此當二水之
衝有石隱隱橫亘其下者三橫石之外其勢壁立數丈飛瀑
下瀉其聲如雷而石橋正當其前橋之兩端抵澗兩厓約丈
數十步其上中隆而傍殺若驕皆然其下齊平如截橋之下
石勢壁立而下者又數丈飛瀑出其下歕激震怒勢益湍急
自此而下其深莫測矣始信其絕誠非人間所有也又以知
石橋本在山澗中彼以為懸渡赤城山上石屏風橫截其上
者皆妄也蓋傳聞想像之辭遂筆之書不若予之身履其地
而覩之真也應昌生長天台亦未之到則台人所云其中方
廣寺為羅漢出沒之處皆謬妄尤不足信矣

鴈蕩山之勝著聞古今然其地陰遠至者絕少弘治庚戌十月
按部樂清嘗一至鴈蕩在山之絕頂中多葭葦每深秋鴻鴈
來居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處聞之樵者云然耳山下有東
西二谷東谷有剪刀峰爆布泉頗奇大龍湫在其上西谷有
常云峰在馬鞍嶺之東展其峰石屏峯玉女峯卓筆峯皆奇
峭聳直高揷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且大橫亘數十里
石理如湧浪名平霞障靈隱寺在諸峯嶺屼中於此獨立四
顧心目驚悸清氣砭骨是非人世令人眷戀裹曲不忍舍去
回視西湖飛來等峯便覺塵俗無余韻矣平霞障西一洞中
有石下垂泉涓涓出二竅中名象鼻泉古今題詠頗多刑有

游鴈蕩山記

宋建炎中孔子四十八代孫襲衍聖公端友扈駕南渡端友沒子介襲封始寓衢州紹興六年詔

以衢州學爲家廟賜田五頃孫揩文遠萬春洙六十年間俱襲封淳祐乙卯郡守孫子秀請于朝以城北閒地建孔氏家廟規制視祖庭丙子燬於盜洙遂即其家以祀元至正十九年有詔孔氏子孫寓衢者赴闕洙及弟演子揩入覲奉問勞奬諭授國子祭酒浙東提舉以宋政和年所降襲封銅印納于朝封爵遂于曲阜弟襲焉

浙江王都指揮澤嘗宿嘉興天寧寺既去有僧人其卧處見一

蛇蟠據上乃闔戶而出俄而二健卒趨至取其所遺金帶去蓋即僧所見蛇也

浙江銀課洪武間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增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兩宣德間增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兩後該鎮守大鎮李德兵部尚書孫元真奏坑戶實辦銀貳萬伍千七百九十餘兩陪納六萬一千七百八十餘兩正統間減數止辦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

景泰七年實得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兩天順六年二萬零四十八兩成化三年奉

勑辦銀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成化五年減數一萬零二百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七两有奇因太監盧永之奏也未幾又奉
勅照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両成化十九年又因太監張慶
之奏照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両以後額辦處州府
所屬各縣二萬一千二百五十両温州府泰順縣九百九十
一両八錢共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一両比之成化三年額數
多九百九十一両弘治二年減免一萬一千四百両止辦觧
一萬零八百四十一両又禁取額外耗銀三千餘両從巡按
御史暢亨之奏而刑部侍郎彭公韶覈實其事今人全歸功
於彭蓋吠聲耳暢後以事謫任而其功不可泯故記之
孔子先簿正祭酒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釋者謂先以簿書正

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今之祭礼通
行天下器有定數物有定品使易遵行正合此意然天下風
氣不同土產異宜自有不能律者如鹿兎北方取易得南方
澤國則得之已難今蘇松嘉興二祭鹿兎皆買之鄰郡價亦
頗貴廣東全不產兎每以胡孫代之胡孫奚罪焉聖人智周
天下而猶如此然則堯舜猶病其勢然也
廣西有蚺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着男陰即消縮
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蚺蛇出
没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錄記挑達少年奸淫藥被人左
使致祭身不舉者疑即其脂也又見孫思邈千金萬鹿脂亦

然

張御史云成化間盜發韓魏公塜得金銀器頗多黃金束帶至
三十六條其富可知予意此帶必是君賜若其自置則失之
不儉受之人則失之不廉以此殉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魏
公在當時儼然人望也必其子孫愚昧致有此耳觀此則知
朱子家礼殉葬斂含戒用珠玉金銀等物又必使親友會觀
知之其憂深慮遠誠後人之龜鑑也按葉文莊嘗問永寧倉
官三魏公墳去彰德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悉因營建趙
王府瞥煉盡矣數年前亦經盜發此當時公為山西叅政在
宣府修理八城時所記則魏公塜被發久矣蓋別是一韓姓

者

客商同財共聚者名為火計古木蘭辭云出門看火伴皆驚忙
唐兵制以十人為火五十人為隊火字之來久矣今街市逓
更鋪夫率以十人為甲謂之火夫蓋火伴之火非水火之火
也俗以火計為夥計者妄也

高皇嘗問劉三吾所居屬山川形勢三吾具言其家所面峯巒
甚奇乃以圖上
上笑云何用如此以筆視山峯尖起處悉塗抹之未幾其山一
夕被雷尖起處悉擊去意者
聖天子動與天合而然耶吾聞之劉氏雍云

成化間山東魚臺縣民穿窖得古塚中一甕取以貯水貯之輙涸民以其不利置之大樹上時鳴鳴作聲民怪而破之後有識者云此寶器也甚惜之一鏡照野外數里村落人畜皆見縣官聞而取之浙江督漕張都指揮洪嘗買其石檄二枚覩聞其事

投壺射礼之変也其設雖主樂賓而觀德之意在焉観礼經所記可見矣後世若司馬公圖格雖非古制猶有古人遺意近時投壺者則淫巧百出畧無古意如常格之外有投小字三字畫卦過橋陽山川字之類是以壺矢為戲具耳況又有所謂斜插花一把蓮之戲是其士大夫之所為哉予㓜時常見投小字之類亦嘗為之後即懲悔雖遇衆不恤蓋非欲之衆亦以禮制心之一也近見鎮江倅高克明有鉄投壺狀類燭檠身為竹節挺下分三足上分兩嵴横置一鉄條貫以三圏為壺口而皆有機發矢觸之則旋轉不定傳定後乎投矢其中者孔子嘆觚不觚其所感者大矣今壺而不壺能無感乎蓋世之衒奇弄巧變壞古制至此極矣豈但投壺之非礼而已哉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乞養病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為郷約凡為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強梁者一二人皆被執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

皆坐誅殺人爲雜倫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辟無辭
矣今幸而不受顯戮殺人之名玷汚案牘傳道入口寧不爲
文法吏之所訕笑哉借曰起自草茅未嘗讀律然臣而作福
作威及非士師而殺人經有明訓而其妄作如是何耶予初
聞此不信近審之劉方伯時雍始信之深爲之惜
花蕊夫人有二以宮詞著者本蜀主孟昶妾費氏宋太祖取蜀
妝入掖庭其有墓在閩之崇安者本南唐宮人後主歸宋選
入後宮太祖以其亦能賦詩謂之小花蕊云
司礼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克雲南县衛軍乞取其族
人為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材舉者久不迁寅緣其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求見恩答其族子而拒之都御史王公越常至其內宅恩命
小宦者二三人以頭拄其腰而出之越之不得入兵部王公
怒之得名為書吏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被寵
上將有廢易意召恩與謀之恩叩頭
朝廷大事不敢苟且明早退朝當與內閣大臣議之
上以為然明日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
聞
聖上驚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未幾發遣司香皇陵
今上即位復召入多所匡正卒於官
內閣文臣之設始於永樂年間此予所嘗聞弘治初論事嘗及

之近聞李子易內翰云嘗見
太祖實錄洪武中黃子澄齊泰皆太常少卿方孝孺翰林侍講
同在內閣此新知也意者其時備顧問而已未若後來詰公
寵任之隆得專政柄也
溫州樂清縣近海有村落曰三山黃渡其民兄弟共娶一妻無
兄弟者女家多不樂與以其孫立恐不能養也既娶後兄弟
各以手巾為記日暮兄先懸巾則弟不敢入或弟先懸之則
兄不入故人名其地為手巾奧成化間台州府開設太平縣
割其地屬焉予初聞此風未信後按行太平訪之果然蓋島
夷之俗自前代以來因襲久矣弘治四年予陳言乞
朝請禁之弗悛者徙諸化外法司議擬先令所司出牓禁約
上可之事例見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